

漢書門		二	九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一	〇	七	二	八	

內閣文庫		漢	書
三〇八	二八〇	一〇	八
函	冊	號	類
七	〇	八	

內閣文庫		漢	書
番號	2868		
冊數	10 (4)		
函號	308	74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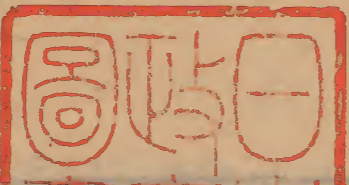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錄翰林三大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七卷

淺草文庫

王霸篇

荀子

馬理曰開口便是大議論

顧昂臣曰齊魯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溢也為齊湣王所威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威之後其自以各私為謚故為禮不同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其謂窮極而峻齊湣宋獻是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王。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入之所務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國也言提挈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而行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故仁人所務皆以為禮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

張之象曰舉義士舉義法舉義志三者皆安天下之道以故足以成基隆之治

此言黃道開曰此言仲尼以匹夫而以義顯名

申時行曰此言所以王所以伯

也。標然落石貌。扶持其心。扶持其國。不行之不義。不殺無罪。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

舉義士也。其所與義為治政之人。則皆用義士。如伊尹之徒。比者也。之所以為布於國家刑

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嚮

之者。則舉義志也。嚮向也。主所極信。率群臣歸向之者。則錯義之志。意故不懷不義之意也。如是則

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當為基其然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基定而國定。國

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

言語。以義著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

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

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賞

罰。生殺使襲然。終始猶一也。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

所以申時行曰王者必以義

陶望齡曰以下言所以伯

許國曰如此之謂伯五伯是已一字一語音向節奏自非常道

康海曰非本政教也數句皆言

一。如是則夫名聲一。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然已

哉。部當為部。謂發開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故曰以國

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齊。以一國皆知行於湯以毫

武以部。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道而皆濟于義也。德雖未

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齊極盡之耳。然而天下之理。畧奏也。天

之理。謂條理者。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

也。要約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二日之如

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

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未

高似孫曰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畧信如略地之畧謂非固有之也道伯者之人極膽切

張位曰先詐力而後仁此之謂也

張位曰既不由義又以不信此

名德如堯舜禹湯之政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脩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

鄉方畧不在用仁賢也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齟然上下相信

而天下莫之敢當齟齬相迎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

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

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絜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

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功役使利貪求之也

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

也內則不憚誑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士功誑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

不憚誑其與而求大利焉若謂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威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

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誑心

待其上矣上誑其下下誑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如是則敵

趙志高曰振擊也稿枯葉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城國及祭殺以諸國政芳擊枯葉之湯也

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

亡其極者則威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

言之故用疆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

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為朝引引軸之物結引續繁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

公不脩德政但使客引軸馳驚于他國以權誑為務也故疆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一十三年與秦敗楚重於立南割楚之淮北也

西足以誑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為韓魏攻秦至亟谷

軍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王死於温舉謂舉其國而威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

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齊西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

世言惡則必稽焉世稽考閔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

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

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

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

塗歲則塞歲微同不可不善為擇道而道達危塞則亡亡是國彼國

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節土然後為安或何法之道謂子

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

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

之則亦亡者為導同道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

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故國者

世所以新者也是憚非變也憚為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

黃道開曰荀子
多重鈔前語致
叮嚀之意欲明
主謹擇王伯之
由

李九我曰故國
乃累世久長之
國倘一不擇所
置則亡可立待

故不可不慎

也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

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故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一日謂今日之

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人無

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

者走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故與

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

傾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

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

治也然則疆國榮辱在於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

不可不慎

黃道開曰此言
義理之當持
之則王異于伯
矣

姜室曰此以下
人歸到任相上
見有天下者君
主之臣輔之故
曰天下之安危
係乎宰相任相
不可不慎

治也

不可不慎

之道林曰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也

馮叙吉曰小用巨用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堅刁無一焉而此無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也公身不能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疆。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而王綦小而亡。宋獻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親踈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此。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此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員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置錯

高似孫曰禮之足以正國如此人君可一日而無禮哉

蘇濟曰逐段立論識見精詳不必破碎讀之

李于麟曰道人情微而切最是筆力高處

何春孟曰孟盡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

也。衡成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安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日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真氣也。凡氣香亦謂之真。綦極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疆國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

之於安佚也性
也有命焉君子
不信性也

申時行曰明君
得于治國之中
若聞君則荒逐
樂而緩治國故
憂患不可勝校
至于身死國亡
可不哀哉

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國中樂並音洛閣
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較也校計也必至於
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
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
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
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
為也不足以為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
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
論謂計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是非人主之
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為務不敢姦註也職也論相人主之職若是在窮親小事

許國曰帶子云
夫為人主而身
察百官則日不
足力不給也故
先王舍己能而
因法事審賞罰
故治不足而日
有餘上之任勢
使然也
申時行曰其言
人王必窮治人
事則與匹夫何
以異也

趙志高曰墨子
摩頂放踵而利
天下故必自勞
苦聖王以求輔

而詳事至佚而功成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頌
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
也匹夫者以目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
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
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
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
堯南撓交吐吐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
治者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莫甚焉
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以是縣天下一四
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為之者
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

相為先不自用而任人故使能而官施大致不同如此

趙滂曰此論百里之國取天下之道即湯三是也

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士而守。三公惣方而惣領也。議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而從我之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賢士有德者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

霍縮曰極忠信明仁義盡天下之人皆來歸如西伯行仁政東海北海之民歸之天下強負而至是也

王錫爵曰此勞于求資逸于得

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學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貧士進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也。竭盡也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盡如此。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舜逢瞽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射及遠中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至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人能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行以
明君室而愚者
誰之也

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

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恭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

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夫貴而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

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

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

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

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

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良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

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視其以百官察質服大刑幽內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

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侵離乖離皆謂不二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積如

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

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

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間

靜莫愉焉間隙也或讀為閑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

兼而有之舉宰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舉宰未詳舉或作舉言

舉人苟不狂惑慙陋其誰能賭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

而存遠是之主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

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靜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

之故也外賢疎賢也偏舉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

唯誠能之求廣焉問泰貌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

錢穀曰此謂誠
能不可不求

申特行曰我因
策太子語謂到
軻曰秦有貪功
之心非盡天下
之地牢海內之
王也

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後也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

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

衢塗曰此夫過舉頻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亦榮辱安危

存亡之衢也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衢塗岐路烏乎哀哉君人者千

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

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

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

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貧士多上

一而王下一而王謂令行之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倍美而

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

馬理曰此謂求誠能之士不求則威亡故可哀甚于衢塗也

倫以訓曰如此辨駁最是筆力

而天下服故湯以毫武王以鄘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

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

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

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

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有不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以焉故下

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

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然後皆內自省以謹

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以下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

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呂補曰不以者言不以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猶重之孝經曰不敢侮子鰥寡而况于士民

康海曰禮法樞要禮法大分

禮記卷之二十一

姜至曰此已上
總見治天下者
不可无法礼

張之象曰人徒
謂徒給後者
械用器用也皆
有等差皆其
宜也挾以為挾

願聘臣曰此又
言賢相之不可
不得能任賢相
則无為而治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正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脩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人之官使吏所使役之故君子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許國曰此又李
成湯用伊尹文
王用呂尚武王
用召公成王用
周公以實之見
得賢相而王業
成矣

霍謫曰上言賢
相所以秉制是
摠朝政者此言
用賢又是分理
庶務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倫說之有無此事能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公旦卑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杭之脩懸樂奢泰游杭同杭與杭同言齊桓惟此是脩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知者易為之與輿力而功名素大智者知任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

呂補曰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誠也

馬理曰治國之徵驗在分定百官守分而无越思當事而不侵越百姓安于制交而不敢喻分此便是治國之景象

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治國者分者也事傾則任亂也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也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間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間諱辟諱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也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王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

顧勝臣曰此是入主之道當如此方伐格言

張之象曰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變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孟子云堯以不泮解為已愛舜以不泮禹皋陶為已愛人居當其要而已康海曰周禮大幸厥終則分百官有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

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變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相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矧之以觀其盛者也。倫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讚為成規其成相者論列百官之素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功也。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當為成功效致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

事而詔王毀置

高似孫曰此俱是王者之法故云道王者之法于王者之人則王是也亂世以下是亡國之法以說倫起伏之有許多的法許多光景孝道熱讀暗記片畫其妙

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賚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浩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偷無他故焉不偷不字刺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汗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請謁以悖之俳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

背逆開司抑揚天覆書策有餘殊在此一豎

高以孫曰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康海曰此以下言操術之不可

致勞若是故百姓賤之如恆惡之如鬼玩世無恒字金當為疴病人也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間伺其間隙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說倫之中無以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性與人復未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作是傷國之大灾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誠則以類自至謂天誠能化万物聖人誠能化万民父子誠則親居上誠誠則以類自至謂天誠能化万物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財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齊則材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

操之以下言篇之文

二一七二品量釋平

八長

一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操之術有如此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

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后王當今之王言后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亦是堯舜君子審後

王之道而倫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也推禮

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

彌大約少也謂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知正方之器故君子不下

堂而海內之情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奉皆也有通士者有公士

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尊君下則愛民物至而

應事起而辯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則能辯之通者不滯之謂也

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

姜室曰以此以下言通士公士直士慤士小人之所以異

許國曰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

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

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道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

取賞謂受祿不誣長短不飭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

信之庸行必謹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

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無常信行無

常真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

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

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

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

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

莫道開曰六生君子所慎

支道林曰權所以平輕重孰其也猶成孰也

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媪觸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勤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厚而有禮。請問為人弟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誠而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辯。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疎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有而治。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旁皇周濳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讐。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

申特行曰君子一審禮而衆善交集處以待人事上使下無一不當審禮之明效天驗章之如此

也。寡怨寬俗而無阿其為身也。謹脩勅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成。其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侍上也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平而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不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地理。萬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體也。請問為國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槩也。槩員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人之源也。

張之象曰此言人君之貴于愛人親人不能愛不能親則民不我用而卒致于敗亡甚哉愛之不可以已也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之親愛已不可得也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其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橫此矣而求安樂是聞難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固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以世絕被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時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

倫以訓曰愛人好士二者不可缺一

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項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夫用之則為天下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曰能群也群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飭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飭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飭人者人不榮

姜室曰此以下此日言君道

申時行曰四統
俱而天下歸四
統亡而天下去
見四統之不可
不有也
許國曰此段由
言所以班治所
以顯設所以藩
飭所以養生之
實

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
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
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檀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
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
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
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差等
是所以藩飭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躬其能得其志
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
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夾章重味而珍備是術也聖王
則術以明辯異上以飭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飭長幼而明親疎

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
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大夫士
無荒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倍無盜
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偏矣故曰治則行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
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
方慕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民則天下
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門
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止貪利者
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
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

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民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有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已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正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不慮而知。不動而功。瑰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足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為人主者莫不欲疆而惡弱。欲安而惡色。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者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經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

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和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者也。公正之士。衆人之塵也。脩乎道之人。汙和之人也。今使汙和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懸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卒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

二十九 高身采言 七 卷之四
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曰：黑然可誑，和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為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得善財，遠中徵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豈不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城固，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且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

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疆，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和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八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用之。於是乎

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枉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施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將

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具。人主不能不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病病物故之變焉。有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魚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信者。謂之

聞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道之人曰亡矣詩曰濟七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拘錄計數織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脩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人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幼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無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

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材者與至今爭小察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听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臣道篇

吳默曰環王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孟謀也篡臣者篡奪其君政也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並解

在內不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離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

佞說悅音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

譽乎民不恤公道通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離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

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

六

許國曰民親信士然後立功也

此明應卒遇
變之意

口形則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
女影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遠越也
齊疾也給供也應事而至謂之給也
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也○卒倉忽反
推類接譽以
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
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
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

陶望齡曰聖臣
為上功臣次之

者王用功臣者疆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
臣用則必危
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以當時多用
佞媚交誑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
功臣用則
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
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

下明主用臣可
不慎哉

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周侯右夏侯韓
侯受令於秦王填渾塞之內而投已於渑塞之外韓氏曰秦之
州侯相荆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一也
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
蓋張良之相漢書良其先韓
人大父開也相昭侯宣惠王

申時行曰此皆
變態佞媚之臣

汪鳴鸞曰以上
援古以證聖臣
功臣篡臣態臣
之異

父平相釐王掉惠王世事韓戰國
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
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
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戰
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
卿相人君莫不高大王之義皆願
奉敬陳忠曰父也雖然奉陽
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
談之士無敢自盡於前盧藏
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
君卒蘇秦乃從燕而末說肅
侯命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
猶不肯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
也齊湣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
嘗孟嘗君恐乃如魏昭王
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
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
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
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
晉之咎犯齊之管仲
咎與舅同晉文
公之舅狐偃犯
之字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
也
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
國之吉凶人君賢
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
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
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
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
用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
也

申時行曰數臣
之制又有國賊
此又人主之附
易親信者故又
言之以故人主
之不可不去

霍福曰功臣聖臣之外又有輔弼之臣此又人王之附難親信者故又言之以故人君之不可不用

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肯犯使怒也

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之國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

智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曰橋君。橋其亮切橋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

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謂之佛。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却至駁捕其伐佛讀為弼所以輔正

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遠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遠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却反君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

倫以訓曰諫爭如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

趙志高曰諫爭輔弼之臣有益于人固如此而用與不用在人君之明與不明耳

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危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佛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主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佛矣。傅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

頗。設謂置之於位頗和也諫爭輔佛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邊境之臣

謂行道也。瓜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瓜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處則彊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士任其智明主尚賢使

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也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

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

張注曰中君可上可下齊桓公是也諛諛則遂臣聞君也倫以訓曰補謂彌逢其暗則謂去除其惡言不致顯諫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違也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區是確切

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信言如此而不變若舊倍然也馬理曰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

爭聖君

事中君諫爭無諛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橋佛補謂彌縫其闕削謂

去除其惡言不敢顯諫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違也迫脅於時窮

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

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詩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

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詩逸恭敬而遜聽

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敏而成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私取

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諍

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矯彊貌中庸曰和而不流彊執矯剛直而折也

端志不私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

不屈寬容而不亂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柔從而曉然以至道

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而

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閔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中和事之則

顧曰臣曰撲焉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若馭撲焉撲馬未調習之

未調習之馬不馭縱緩之事暴君馭縱緩之事暴君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

緩之事暴君之人故重明之赤子使饑渴於至道如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并與之食則必死

所知又在順適所知又在順適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

真性不驚懼也渴如至道如餒大之欲食或曰喜也而入其道謂則化易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餒人并與之食則必死令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之也

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之也

使人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此之謂也書伊事人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

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

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若故。君子不為也。傷疾

墮功。滅若。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遠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復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

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是以諫非而怒之下忠也。

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

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

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

曹觸之於紂者。可謂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尤有謠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

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

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

康海曰。義報也。以德行義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也。

霍韜曰。統綱紀也。言已端慤而待物也。

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

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

之不肖者。則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

不傷害。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侍之。而欲傷害之也。質。禮也。

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

禮。義以為文。文。用為文。餘。倫類以為理。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推

言。臚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也。臚。與勸。李篇。臚。同。微言也。臚。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

以為法則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

為法則也。不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也。不。謹慎利也。闔。怒害也。

馬理曰。忠有所。壅塞。故通之。然。而終歸之于順也。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閻怒是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

忠之順權險之平權困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平禍亂之

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閻君不知所明殺害忠賢而身死國

亡爭然後善矣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

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遠矣君然後立功出奪然

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

武惡桀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功參

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

無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深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

之謂禍亂之從聲非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

高似孫曰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也

倫以訓曰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而無常守

反合道知信也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其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取其異也

錢穀曰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稱譽謂其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

壹物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荒此之謂也商

頌長發之篇球王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

為矢所命則受小球謂尺二寸珪受大圭謂珪也長三尺執圭

搢挺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慘著焉

致仕篇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蔽也重明謂既明

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

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

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

子慎之源者無根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

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如是則姦宮奴說姦

事茲謀茲譽茲想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想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茲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挾而貴名曰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披讀為決能以禮決洽者

申時行曰引此詩以明自近及遠

高似孫曰文字縱橫議論布反覆曲折

許國曰本作由本務也君子道

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

法之摘要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之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心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危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門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亦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正之。高。高在。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

翁正春日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樂意也無愛患則延年也誠信則如神物言物不結害也逐魂逐其去其精魂猶喪精也於夸妄誕詐偽心勞故逐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姜室曰揮蟬一段此喻最中人主用明之要

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政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誅賞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化則勸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論有程則可定君臣父子之倫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秦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叨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也言有四德則可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六十日者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

音道開口度其德以叙上下之喻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贊無樂伯典札之比

姜室曰此等大議最宜潛玩顧昭臣曰中上道法之要交換收掉道勁簡切有方斥之力張之象曰名言各理趙琛曰此倫師

道可為一篇師李于林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故有四德則師道立可以為人師若記誦博之多不若率多聞靡而已於率率禪

犯行知微而論知精微之理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謂本葉落其根也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流則多旋流也樹落葉本謂本葉落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於已也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雙無德不報以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此之謂也

無言不雙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解蔽篇

姜宝曰蔽者言
不去通明帶于
一隅如有遮掩
之也

顧充曰荀卿大
大小與此篇可
見迨近也近信
一而好也言乱
乱入本亦未成
以其疾如迷
於道故人因其
所好而誘之謂
其好儉則墨氏
誘之好办則惠
氏誘之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

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無兩心今諸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乱或之

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姒繆於道而入

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倚其所私以觀異術

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

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姒繆於豈不蔽於一

曲而失正求也執心不使為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

而耳不聞况於使者乎使役也雷鼓大鼓声如雷者白墨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者喻不

趙進此篇是有
卿見理明心之
李

李于麟曰此其
所知所好之干
一端故皆為蔽

申時何曰此下
言蔽不解則失
解則詩

役心于正道則自无聞見矣况乎
德道之人有美亂國之君非
役心于異術豈復更聞正道哉

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數為蔽數為蔽欲

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深為蔽淺為蔽古

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

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

於妹喜斯觀而不知閔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妹喜桀妃斯

即云斯或當為斟、觀夏同姓國喜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國

語史蘇曰昔夏桀或有施有施人以夫喜女為侍中云有施喜

姓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未之父善走者蔡之故群臣去忠而事

私百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資良退處而隱逃其所

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桀死於亭山

南巢之紂繫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繫於大白身不先知又莫

知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

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伐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

於殷紂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

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九有九牧皆有九州也撫有其地則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

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

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簫有鳳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

也尔雅鷩鳳其睢鳳秋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

秋犹踰踰謂舞也楯也康王之

焦竑曰成湯文
武皆不夜其心
者

朱之藩曰堯去
用夫不蔽天下
和平故有鳳凰
采儀之福也

二十一

九我曰大臣之道其禍如此

呂補曰勉之疆之言又勉疆于知夫輔夫去後其禍長也

臣春秋曰宋康王樂於唐鞅曰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不禮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為戴驪為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使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下見輜車見其奉笥而李史受笥之戴驪謂齊王曰大王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伐是戴驪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問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之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皆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有之也

鮑叔寧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與周公齊

傳曰知賢之謂名輔賢之謂疆勉之疆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

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後立王子朝者亂家謂

黃道開曰此四

人者蔽之所任

亂周之家事使庶孽之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敬使上下勤力服死級之文級之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敬寡而不欲多說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資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資慎子本黃老尚刑名多明說曰多矣不可以多君无矣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申子蔽於得其法雖无矣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美而後奉也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貴亦與慎子意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毛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故由用謂之道及利也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由倍謂之道盡謙也倍當為欲善身慎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美則天下之道及於術數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也宜

雁禹臣曰言已上所蔽皆得道之一偏

卷之七

十一

李于麟曰此言而去智則不於逐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

道者亂常及變由天也常存也及萬物之變化人矣因任其自然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盡

變一隅不足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也猶未之能識也

曲言不通大道也一故以為足而飭之謂其知之盡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

亂外以惑內上以蔽下下以蔽自以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

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用道舉而用之不蔽

於成績也一家謂位春妹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績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衆人舊習故去功業如此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

見蔽塞之禍故無欲无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

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

許國曰不滯于一隅但當其中而一衡揣其輕

不得相蔽以亂其倫倫理也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不知道

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

禁其所可人心孰欲得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此詩說論机類入深以其不可道之心取

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

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姤夫何以知問何道以曰心知道然

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

於道人而不合於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

之要也心能懲姦去惡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

心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去然則可知也心未嘗不戒也然而

有所謂虛戒讀為蒺古字通用下意同言心未嘗不滿也然而

錢穀曰既虛一而靜則通于万物故有形者无不見見則无不去論說論說則无不待其宜也

李于塗曰人心莫不欲得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此詩說論机類入深

霍誦曰夫此一
一統孟氏所謂
物交物文字深
一層

有所謂一謂同侍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
人生而有知也而有志也者城也在心為然而有所謂虛不以
所已減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心生而有知也而有異
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以一謂
之一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卧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
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
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置煩也言心常有常不蔽於想象置煩
虛受之而介而胃以乱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
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道者之
虛則將事道者之一則不思道者靜則察此又未詳或恐脫誤
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順待也將行也當為道者虛耳或曰此皆論虛一
則將事道者一則不思道者靜則察其餘事皆行也 知道察知

中時行曰此皆
明不蔽于一端
虛受之義

道行體道者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虛一而靜
之清明言無有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即
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
今而聞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疏通參
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
其裏當為理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畢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
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有惡蔽矣哉
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畢讀心者
為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畢讀心者
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休
自禁也自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

倫以訓曰此六
者皆由心使也
然而以為形之
君也

三十一

卷之二

十三

呂補曰劫道也云言也百体可易劫心不可決所以宜慎擇所好慎蔽塞之患也

許國曰此言農工商賈皆蔽于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

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甲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所以宜慎擇所好慎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也其精之至也不貳其精之至極在一而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器也而思想君子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替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而樹枝也替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

師長故不可為

顧鼎臣曰舜能一於道理委任衆美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張之象曰處心之危言法戒慎兢兢業業終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可

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枝而不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道者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而兼容之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替稽物一於道則正以替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謂論官謂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危之其榮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謂不自安戒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謂而云道經蓋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言執其中引此以危微之幾惟明惟一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惟一而後能知之心惟危道心惟微精惟一危故人心譬如槃水

知養心之微无
形故榮而末
知言辨办之为
治養其未萌也
虞書有此謂而
云道徑蓋有道
之徑也孔安國
曰危則難安微
則難明故戒以
精一信執其中
引此以明辨之
治在于一道不
蔽于隅也
康海曰言此者
以喻心不一於
道真端附蔽則
惑矣此段亦粹

正錯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澄也濁謂沉泥滓也則足以燭鬚
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
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
清冲和則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
內傾則不足以决庶理也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衆
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蒼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祛乱之故獨傳也
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
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僮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
寸僮彈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
身者浮夷牟之别名或声相近而誤耳言浮游雖作弓矢未
必主射如羿之精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僮作車乘杜作乘
云僮作弓浮游之作矢或者制精之巧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

許曰曰是富为
視曾子曰有人
視庭中可以博
擊則安去与
我成歌咏乎言
外物誘之思不
精故不主成歌
咏也

黃道開曰此等
議論請準周未
視之左足未入
而右膝已頓矣
姜宜曰此已下
答之辭孟子燕
其敗德而出其
妻可謂去自疆
於修身也

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製車時車正黃
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以云奚仲者亦改制且世本云相
士作乘馬杜舟士同乘馬駕車起於相士故曰佐乘馬以其位
乘馬之法故謂之乘音刺相士契
孫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佐一駕 曾子曰是以庭可以搏鼠惡
能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空石穴也蓋古之善射之人如深山空
谷之中名之曰般字及事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即靜
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思其躬之
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虫之声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
之欲而遠蚊虫之声閑居靜思則通性捨也精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
故去通射 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孟
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卧而痺掌可謂能自忍
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痺灼也惡寢卧而痺其掌若刺服然也未及好也言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

崔亮曰既造于
精妙之域則真
與理會有未造
其極在空石
之中仇未至也

趙璠曰垂枕
也聖人爭發款
忍精而不過制
者由于暗與理
會也何及如空
石之徒乎

一句耳有子粹掌可謂去自忍其身則未及善
射好思者也思道之至人則無寢焉用粹掌乎
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
謂微也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行耳可謂危矣言能
妙之夫微者至人惟精惟一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
實與理會又何必如舜之人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聖人
自強而自忍危也
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
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無所造位也無彊謂全無造
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也聖人之思也樂也理心之道也思慮
謂乾夕惕也樂謂性也恭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
也吾慮不清則可定然否也冥上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

李奎曰此言勢
亂耳目之主

李于麟曰夏首
夏水之首楚詞
去過夏首而西

見植秣以為後人也冥上蔽其明也冥上暮醉者越百步之澗
以為顛步之澗頭與趾同半步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酒亂
其神也閨小啟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上以
為啣上勢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及漠无声也啣上喧声也
故從山望牛者若羊而求其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
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而求著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
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
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目精惑也精目之有人焉以此時定物
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當夫苟不當
定無過乎以疑决疑犹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

李于麟曰夏首
夏水之首楚詞
去過夏首而西

浮在危門而不見正逸曰夏首夏水首也

何孟春曰痺疾也此論極透微可警世

云過夏首而西浮在危門而
不見正逸曰夏首夏水首也
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
走北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
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
鬼也 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
溼而擊鼓上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而未有愈疾之福也
以神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吟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享豚
故雖不在夏首之則無以異矣
以知物之理也
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決萬

許國曰人所合當止于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

湯賓尹曰多能知非飾飾妄動而為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非為是也

物之變與愚者若一
知錯夫是之謂妄人
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
也
道之制為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
而務事也類是而幾君子也
之道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
以持是則謂之賊
以分為是之心
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
辨利非以

朱之蕃曰不合
王制猶有能分
是非治曲直乎
此及不能也乃
反言之辭

林希逸曰所謂
折言亂制破名
改作者也

言是則謂之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傳曰天下有二非察

是是察非衆人為是者而非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非所以

察非現其合也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

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

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治

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

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謂彊人鉗上人口也詬罵也恣矜夸也幾近也妄辯幾利

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以亂世姦人

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傳曰析辭而為察

言物而為辯君子賤博聞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李子鱗曰此言
夜心無益復要
成亦不能近道
也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

焉能棄之矣不以有妨不少頃為之于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

以無益害不慕往不閔來無益憐之心不慕謂不悅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未謂

不憂閔無益之事而未王之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

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

之照臨而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

不知照臨之功者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

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胡狐狸其蒼以言上幽而下

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君以

暗也險蔽為明則臣下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

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

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悟也。言與讒人相悟也。詩云：明在上，赫在下。赫在上，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下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在上，在下故赫然墮於天地。

正名篇

霍謫曰王者成名如一代左國。規模寬嚴忠貞。受尊親之尊。美尚功皆是。王錫爵曰人性善惡故有又然之理。是所受于天之性也。趙瑤曰情雖無極。心釋可否而行謂之慮也。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名未聞。諫亦言放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節而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倍曲期。成倍舊倍方言曲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倍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倍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冲和之氣。事任使也。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若。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虛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

怒哀樂謂之情。人情感物之後分。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所選擇去動而行之。則為不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為。心雖去動亦在積。又習。卒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之事。

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所以業。謂商農工賈之事。之奸邪之行也。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去在。人之心者。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謂之能。材去也。能有所合。謂之能。

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遇謂之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

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者乃為堅白之名。不率民而一焉。言說以是為非。斯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

已補曰此篇是荀卿極得意之文。獨知他見之。意之所歎言。皆前人未道。申中行曰。魯峯此土事是散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成者乃為堅白之名。說以是為非。斯

者乃為堅白之名。不率民而一焉。言說以是為非。斯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

亂世之尤者也

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

馬理曰此段以

獄袍衣小微鴻袴民之獻袍衣鴻袴民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

論精明文勢負

乃照是非乃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則易

活斬釘削鉄如者更斷案一字不可增減后主熟此妙訣下筆目驚世駭倍矣

使易使則公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

頭是臣曰有循

之功也謹嚴也約要也今聖王沒名實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

有作是王者因

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

革之常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

異形離心

万物之形各異則分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隱深也

細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人之分別

制名以指實无名則物離亂故制者為之上以明貴賤下以辯

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

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異同設問覆明曰緣天官凡同類

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北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

名以相期也同類情謂若下天物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

制名其同類所以共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為

也形體色理以目異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

聲音清濁調竿音聲以耳異清濁宮之屬調竿謂調和笙竿之

高似孫曰此歷取耳目口鼻之具而歸重于心

雅徒胸中亦有見解者

康海曰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不知也

霍謫曰此言耳目口鼻形体心人各隨其所別而制各正見有名之意

許國曰徵召也言心去召万物而知之也

袁室曰節、細、微、佳、裁、妙、裁

言草木之屬而言竿或曰竿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筥是竹為音聲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聲万物衆聲之異

甘若鹹談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洒

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鱉邑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疾養倉熱滑鉞輕重以形体異疾痛也養與養香亦謂之臭也汨同鉞舟被同皆壞亂之名鉞當鉞傳寫誤耳與盤同輕重謂分鉞舟鈞石也此皆在人形体別異之而立名也說故

喜怒哀樂愛惡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去召万物故可之立名心雖有知不知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因耳目亦不可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一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即司官司視之意五官能主之而不能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

顧充曰玄幻奇怪中有明白易曉處

趙瑤曰此言自異至于同也謂之共万名復謂之物定同名者生于都奉名也言此者所以別其名同名之意也其名謂有實之名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類也不

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謂之不知也以然後隨而命之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而同異之名使人曉知

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類也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善矣知其實者之異名也故使其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之白馬黃馬之類也

猶使其實者莫不同名也異實異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故萬物可偏奉故猶使其實同一名也或曰其實當為同實言使其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雜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太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推以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散為萬物是異名者本生於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

佛易曉之名
李于麟曰萬物
鳥獸皆是借喻
之名共非別非
止為鳥獸發也

何孟春曰同狀
異所異狀同所
是謂同名異實
異名同實萬物
萬事皆然其實
則一定而不易
也
何孟春曰註可
借說不可認真

許國曰驗其所
為本由不俞之
愚困屢之禍因
覩見侮不辱之
禍說精熟可行
身否則能禁也
言必不可行也
驗其所緣同異
本田物一貫則
不可分別故定
其名而別之今
山淵平之說以
高為下以下為
高若觀其精調
得理方否則能
禁惑于實而止
名者也

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固宜約
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
本無定也約之

約為天則二人皆謂天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浩成謂
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名有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乎易而
不處拂音弗

也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狀名在
一處之類者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

老幼異狀同是身即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謂
也皆我之類是也

兩馬之類名雖可合狀變而實別為異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
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別為異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
一實

也一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
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

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意后王可因其
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

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
殺盜非殺人也亦見莊子朱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聞或
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
言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是惑於用名亂名也驗之所

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之寡芻豢不
加甘大鐘不樂此惑於用實以亂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
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
謂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
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
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言未必物之實也
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之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
其大鐘樂我盡以為不然而亦可也此驗之所緣無以異而觀其

熟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謂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
實者也

也非而謂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
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令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

李塗曰孟子言

經正斯无和慝
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
辯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
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
擅位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已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乱名器

他事乱之故老子曰國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申

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

矣申重也章明也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今聖王没天下

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

後命命不喻然後期不喻然說不喻然後辯命謂以名命

霍穎曰民化如
神則辨說不及
用惟聖王則然
聖王没而天下
乱惡能无辨說
乎哉
霍穎曰荀卿自
述正名及辨說
之意

呂補曰辭者論
一意辨者明兩
端也動靜是非
也此等分別極
明中時行日期謂
委曲為名以會
物也期與命所
以為辨說之用

言物之情雖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
謂若白馬但言馬則夫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
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之也故期辨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
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於易知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
而成文辭所以為之華麗詩書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而似深
之言皆是也或曰麗之配偶也俱不失其
所則為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有名必有實未有無實而有其
名者故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之言辭兼
為累實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位兼說上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
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辨說者不一兼異常實之名
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
故心有明心也者道之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道也者治之
辨說也

馬理曰言經為
說成文為辭謂
心能知道說能
合心辭能成言
也

頭陽臣曰此言
百家曲說皆競
自矜伐故說至
人辨說所覆而
無奮矜伐德之
色也

李塗曰引此詩
以明辨說得其
正何愛人之言
也

倫以訓曰此君
子之言如此

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

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也。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

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

不過謂足以別若形質自謂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惟同類之物

使其其名不使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則取

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有兼聽之

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

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

也。詩曰。頤々印々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

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頤々體貌辭讓之節。得矣。長以之

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

心說謂務於開道不聘辭辨也。以學心所謂慎故而听他人之

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他人之說。是說非者也。

不動眾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不賂貴者

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不利傳辭者之辭。利謂悅愛之故能處

道而不戴。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

辨說。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詩曰。長夜漫漫。兮永思。騫大古之不

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

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々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

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倚貌。謂俯近於人

是非若不齊。然終歸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

於齊一也。當丁浪反。

二一七

卷之三

四一

康海曰君子之詞求以達意故可以垂世立教愚者辨論雖工實理則悖始之以無稽之談流而為曠易無節世亦何賴有此詞耶

何孟春曰愚者以著論亦說雖多而无益于名實也

之美通謂得其理合之即無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美極中也本

也見賢外是者謂之佞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實故

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諧々然而沸勞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踈

畧也噴爭言也或曰與噴同深也諧々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踈畧深則無統類矣又言諧々然沸騰也彼誘其名

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羨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人不深明於志

義相通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謂踐履而無極之地

貪而無名貪雖生而實無名故知者之言也知諱也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

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

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佐此好歌以極反

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芻毛六蜮短狐也覩姑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姑然有面目女

高似孫曰此後更端論起典前不爵

王錫爵曰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必有欲之意求之則後其曰可得者也

乃人也人相視無有及時終必與女相見凡語治而待去欲者

佐此歌求女之情女反則於是之情也凡言治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

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

所困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

也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

實而反為多欲者所困亂所生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治亂所生在於

所也非治亂也情之所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亂所生在於

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而求乎天也求者從所可

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天之計此一節未詳

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可字

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人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亦

受於天故人之所敬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

曰所受也

姜望曰六字入玄而詞氣勁健

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不及其欲中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而中理欲雖多也。奚害於治矣。欲不及於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亦於亂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之。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性者天之孰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又情之所應所以人不能於有欲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賤亦不能去欲也。故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

趙瑤曰此言欲之多寡以心之中理為主。理則雖多欲而子害其為多失理則欲雖寡而亦有害矣。

王于麟曰不愚不能無人其要在節之不濫而求。則則如秦皇漢武豈不為天子去其所欲否乎。

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也。言天

子雖不可盡。若知道則用可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也。而正之於道。則雖有欲亦不可盡。亦不可去。

可此不道謂中利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賤可以知。近則可以知。近則天下莫及之。

李奎曰。今夫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因可肯取。所惡也。言聖

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哉。有人欲往南而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舍南而走北之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謂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

無多。所惡無寡。豈謂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

人之首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強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人離節而北走舍欲而取惡不可得之也

翁正春曰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所欲未嘗全未有所去其兩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願意也權者稱之權也

哉。合乎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則從之。奚以損亂而全者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至也。明合道雖為離之。故知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論道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徒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末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者。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若正卒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輕重是。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

命以訓曰此孟子枉尺直尋枉尋直尺之說

呂補曰議論俱出入深一扁規矩無纖毫走作苟卿小心文字大率如此

馬理曰心有所恐懼則不游其

禍。因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禍託於惡。謂若有方未過。道者。因以為禍。是先踞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熾惡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而又深隱而難察以。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

正則神嗜然後
之彼耳目口鼻
之間皆是委形
其視不見听不
聞食不知其味
理而及然無足
怪者如白公慮
亂立朝倒置杖
貫頤血流至足
而不知是矣

顧鼎臣曰此皆
明理見性之談
非特文字之間
有矯之氣已
也
趙璠曰心有款
則馳騁盈節平
談則隨寓皆安
李于麟曰声色
臭味之欲最易

黍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
輕煖乎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而
嗛之則不能窮也假或有人問之而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
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
也皆當為也皆當為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欲養其性而危
耶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終不可欲也欲養其性而危
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
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纓與其無足無以異絕與夫是
之謂以已為物役矣已為物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
所視之物不及傭之役使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養口
位之人亦可養目位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養口
簞布之衣麗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蔞葦尚凡筵而

移窮人之心志
能平愉怡談而
不為物所推引
非胸中一定見
解不能如此

許國曰此非人
最不易造

呂補曰凡篇名
多用初發之語
名之此篇皆論
人君之事即君
子當為天子恐

可以養形廬草室也庾屋如廩瘦者假廬也以廬為屋葦為席
尚書之尚也尚凡筵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
尚質之兒筵者也故魚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
可以養名勢列權列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
少矣是以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夫是之謂重已後物
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無稽之言不
重已而後物自有常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
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
見者尤當戒慎不可忽也

君子篇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
無適也適讀為敬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足能行待相

子當為天子恐

傳為說也

霍繡曰盡委于
群下故能致隆
也

支道林曰太上
至尊之號也

倫以刑曰此言
以道為治則自
有不威之威而
民无不服故刑

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讀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盜賊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大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罪省而威行如

翁正春曰此言
宜罪而用資備
于至公也謂若
延鯨方禹殺管
叔封康叔之此

康海曰秦世所
謂罪人以族官
人以世乎

李于麟曰堂美
謂身堂資人之
號也列後謂行
列相後也

請自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書康誥義不同或章取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公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公然其忠誠皆得通達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威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則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故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

二一九

卷之五

四七

焦狄曰沸出也
騰通也山頂曰
家華者佳魏高
岸為谷深谷為
陵言易位也借
曾也懲止也變
異如此禍亂方
全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曾無以
道德止之

流移也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此之謂也。論法聖王則知
所貴矣。論法效聖賢以義制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溥矣論知所貴則知
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
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不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
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
於此倍道失賢也。故尊賢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
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
故尚賢使能。則上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疎有分。
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愛悅之謂也。此謂尚賢使能
為仁名節也忠者敦慎此者也。人臣能效順此兼此而能之。備
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
之心。有一善則揚之。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使矜伐為之。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
能。而至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有而不
極善。聞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惑。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

成相篇

請成相。有能而不自有世之殃。愚闇隨賢良。世之殃由於愚闇。愚闇既多。必隨賢良。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俛。無所見貌。請布基慎。聖人。慎。讀為順。請陳布基

霍謫曰此篇論
君臣治亂之事
以自見其意

采之番曰无此
仁義忠節而能
之則為德備矣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則又禍也

飛燕之子秦之
先也史記曰惡
來有力飛燕善
走父子俱以力
才事紂也

聖人在乎順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成群臣莫諫必逢災
又苟欲
論臣過反其施
論人臣之過在
尊主安國尚資義距諫
勝人也
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為罷國多私
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
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
私國
比周深主黨異施
遠賢近說忠臣壅塞主勢移曷謂
賢明君臣
明君臣之
道則為賢
上能尊主愛下民生誠所之天下為一海
內賓主之孽
諛人達賢能道國乃蹙
孽火也蹙
顛覆也
愚以重愚闇以
重闇成為桀
久而愚闇愈甚
世之災如賢能飛燕如政任惡萊
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
易鄉迴面前倒戈兵于後
敬微子名下降也鄉讀也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國
立其子
不絕也左傳曰
世之衰諛人歸比干見劓箕子累
累讀傳書曰
宋祖帝乙也

七

劉曰字曰文成
周文王武王也
伏羲古帝王大
昊氏治登八卦
造言與者戲亦
共義同

呂補曰徒迂也
諫不見用重獻
孫虞遷從子秦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
招麾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
里徙穆公任之疆配五伯六卿施
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請為
國亦借置六卿
施言施六卿也
世之愚惡伏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拘謂畏匡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踰
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
名獲字子禽謚曰惠若
柳下三絀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踰傾委也言春
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也
請牧治
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諛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言當疑此諛
基必施辨賢罷
罷讀
文武之道同仗戲由之者治
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
後王當時
至治在帝復後王謂隨時
殺教不必拘於古法也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
慎到墨
或曰季即莊子云季貞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
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待即云或曰季梁也列子

林希逸曰心如結言結固不辭也

李于麟曰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度已以繩接人用拙功業又參天地也

吳默曰道亦言說前章意未及

曰李梁楊朱之友也言四子及百家之說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祥或為祥

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詭人棄之形是衆人則不能復一詭夫則兼弁之但詰問治之治復一脩之吉君子

人平如之而有勢直而用拙必參天地無王窮賢良先王者與賢良窮困刑君子以脩百姓率明德慎罰國爭既治四海平治之心後勢

富為治之意后權勢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

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

之佞以好佞亦好也音絞下以亂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蹙

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道言說也辭既不蹙君子言之必五君子道之順以達

順而通達也宗其賢良辨其妖孽君子宗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致治办其妖孽為之害也請

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處有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下受舜讓天下為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

賤有苛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

不遇世孰知之蓋以自知堯不能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士大

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

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王鳥獸服

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

堯舜曰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堯舜曰委任群下無為而理也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堯舜曰請勉

湯實尹曰史記
曰契卒子昭明
立昭明卒子相
士立相士卒子
昌立昌君卒
子曹南立曹南
卒子真立為夏
司立勤其官死
于水殺人郊之
宜卒子振立振
卒子微立微卒
子報丁立報丁
卒子報一立報
一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
立主壬卒子主
癸立主癸卒子
一立是商十四
世押漫也下謂
治水使浸下也
鴻即洪水也書

此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敷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
皐陶橫車直成為輔契玄黃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
世乃有天乙是成湯乙天湯論舉當身讓下隋舉羊光道古賢聖
基必張道說之賢聖大頤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隱
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而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
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尤不之不覺悟不知君迷
惑失指不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關門戶塞
大迷惑悼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
心無度和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
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豈無事已亦帳不知戒後必有帳帳悔
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

曰禹降水之予
也

中射行曰孰公
長公皆房王之
嬖臣未詳其姓
名

舊語曰存食謂
不勤于事其家
存手也

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諛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証態人之態不
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
上蔽上蔽上壅蔽失輔勢失輔弼之臣任用諛夫不能制孰公長父
之難厲王沆如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首彘子言孰同
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昔
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獨欲裏對言不從忠誠也欲介意以對時
我哉自慰勉之辭也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
恐為子胥身離凶進不聽到以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鏐同本
夫差賜子胥之名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識如字亦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
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下所一也
君法明二也刑稱律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霍詡曰此一受
言生財之道

黃道開口既去
正已則民皆悅
上之教而名器
不移也

霍詡曰此一良
言用人之道

季塗曰五所折

利至莫敢怨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

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听于上群下不得擅相役使則守其職

足衣食則衣食足則誰敢移得於人乎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擅與執私

得利之所往皆仰于上莫得擅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

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執私王也皆以法律

貴賤各以其財執有私接于王手君法義禁不為為君之法義在莫不說教民

不移說音悅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執他師執敢以他為師言皆刑

稱陳守其限稱謂當罪當罪之法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

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請牧祺明有基請牧治

吉祥之事在明其基業也王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生執持聽

微之五所也
網領莫不有文
理相續主自持
執者道不使灌
歸于不也

霍詡曰此一良
言用人之道

霍詡曰此一受
言生財之道

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听獄參五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

復顯民及誠幽隱皆通則言有節稽其實節法度欲使民言有

信証以分賞罰必不下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

顯吏敬法令莫敢恣者已上論君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

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鉞滑鉞與披同滑與汙同盖下不私請各

以宜舍巧拙請謂舍止也群下不私謂各以所宜不臣謹脩君

制變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惡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之法之成律

貫法之為貫條貫

宥坐篇

頭昂臣曰春秋
衣公三年桓公
唐宮火公年傳
曰此皆毀宗廟
也其言火何復
立也或曰二桓
之廟歌器傾欹
易覆之器
張之象曰此毀
俱載孔子家語
廉海曰聖言羊
三万代龜鑑

孔子現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歌器傾歌孔子問於守廟者
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有坐之器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
子曰吾聞有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
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
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
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概世守之
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道也孔子為魯
相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
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
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偽言而

黃道開曰引此
數人以見少正
卯之當誅

高似孫曰上失
其道則哀矜而
勿喜玩此論
孔子之云理或
有此然若規曹
傳孔子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三

辯四日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以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
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
以飭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
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
付里一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
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友也孔子為魯司寇
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其父請止孔
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子曰為國家必以孝
令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嘆曰嗚呼上失之
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

月言國大治獨
勝不誇價男女
刑於金則父子
相訟之語疑或
後人所撰也獄
行不治謂法今
不當也狂亦獄
也詩曰宜狂宜
獄字從二大
象所以守者狂
胡地野夫之名
亦善守夫微故
謂之狂也

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慢典
謹嚴也賊謂
害人者也
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
言生物有時而收斂無時是陵暴也
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康公命康叔吏以義刑義殺勿
也維刑殺皆以象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
守之事故有記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
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上先服之
服行也謂先自
若不可尚賢以基之若不可廢不能
以單之
基極也謂優寵也
基三年而百姓往矣和民不從然後
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
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不述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
之謂也
房杭也試亦用也但杭其威而不
今之世則不然亂其

黃道開曰議論
委曲變態真是
婉助詞藻

姜室曰此論不
人取水之意詞
不傷雅意實迫
切
顧充曰寫水
之情趣無一字
不妥貼
趙璜曰此段許
多含蓄意思在

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
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
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
遲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焉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然顧之潜然出涕不哀哉詩
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
有來乎孔子覩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
大水必覩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
諸生謂水能徧生萬
物為其功似上德
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
埤讀為卑裾與裾同
方也拘讀為鈞曲也其流必就卑下
其洗与乎不涇盡似道
讀

二九
卷之六
五

許國曰此言万物出入于水則又辨察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

李于麟曰百川之水俱流東是道以常以志形之絕妙

震細曰舊言平生之言也

為混之水至之貌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躬也

有决行之其應佚若聲嚮其赴千

仞之谷不懼似勇于赴難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

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盈不求概似正概是平斛之木也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而

政者不假於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屋約弱也淖約柔弱也魚刑法之禁

見細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絜曲也

北千萬絜折不當然必歸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覲焉孔子曰吾

有恥也吾有殆也幼不能疆季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

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孔

子曰如坵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學魯未如肫贅則且

然欲為人師肫贅結肉也莊子曰以生為負贅孔子南適楚厄

申特行曰此見子路之不安遇

申時行曰此見聖人之安于遇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堪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

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

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

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

用耶干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

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

學深謀不遇時者多也由是觀之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夫

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孝非為通也為窮而

不通也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

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

許國曰重耳晉
公名亡過曹
使其禱浴泊而
觀之因以激怒
而伯心生
何孟春曰此非
自為一段難非
夫子口吻揆是
明人由困而通
幸時行曰意甚
正大而文却似
戰國時氣習

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
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
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
亦為所不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
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夫子當時蓋暴落居此樹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
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覩於大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
九蓋被皆繼耶。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蓋為北被堂為被傳寫
誤耳。蓋音蓋。皆繼。言皆繼其材木斷絕相繼也。子貢問北堂皆繼。續彼有說耶。匠過誤而遂接之也。孔子曰。大廟
之堂亦未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无良材

大木不斷絕者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傳識也。

法行篇

呂補曰內人之
疏外人之親謂
以疏為內以親
為外語曰不此
于疏者不亦遠
乎。詩外傳作
無內疏而外親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
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禁辭也。內人謂以親為內。外人以疏為外。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外
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
亦晚乎。詩曰。涓々源水。不壅不塞。輟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
矣。乃重大息其亡。益乎。曾子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
汝。夫魚鼈鼃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鸞猶以山為卑。而巢
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

馬賈尹曰夫色
氣溫潤似仁也

坐固又有文理
也似義者剛直
不回也剛傷也
雖有燕接而不
協似有德行若
不傷害人也

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
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
賤之少而貴之？夫王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
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劓，也；折而不撓，勇也；雖推
不撓，屈也。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擇調適之
勇者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扣
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以有辭班則人
故雖有瑕之彫彫，不若王之章也。彫謂彫飭文采也。章素質明著也。詩云：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
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已。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
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易怨人。怨人者窮，怨者無識。不識

易賁尹曰：君子
有三怨

又曰：君子有三
思

顏充曰：執一專
意也。行微行細

不知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
子之門何其雜也？夫子弟子也。雜謂資不肖相雜而至。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
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櫟括之側多枉
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怨，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
報孝養也。詩曰：敬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怨也。士明如此
三怨，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
不孝，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
也。窮之往時無所往托。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孝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堯問篇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恐天下不歸故對曰：執一

卷之四 堯問篇 五十八

敬之事也言精
專不怠而天
心不致也

霍顯曰巫臣楚
申邑大夫也
趙瑤曰中歸與
仲虺同湯左相
也疑决疑惑者
何春曰將行何
不志記汝所傳
之子美德以言

我之寬大也自
用好自務其用
也慎謹容也君
子好以道德教
人故其民歸道
士謂臣下掌事
者
何孟春曰通章
俱是妙品
許國曰大抵難
文字須教他無
可逃避此等難
他都無辭了
申時行曰古今
名言
李蔡曰更端引
君手一段議論
最警策切當之
尤者看周公至
人口語真名世
見名世之言

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
變易時也

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
不見似於細微忠誠盛於內責於外形於四海賁

也形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卒
而致有道天下盡隔不

在於一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

進曰亦常有以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

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申公

巫臣進問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

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

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

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為君以喜武

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

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

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

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其

好自用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認
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高小也君子

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

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
禽之

慎密不應接士筮所
以自使智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

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
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

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

錢穀曰執費還
費等語王荆公
已有力大亦不
可不知終是名
言

申時行曰以禮
貌之故而厚士
至于幾危也周
公言我以天下
之貴尤不驕士
汝今以魯國之
小而遂驕人危
矣

馬理曰驕之士
一字難云施之
仰祿之士亦其

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費而見者十人還替而

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事者百有餘人執待也以禮貌接款

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

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執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三人窮巷

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上千人朝者萬人也

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

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

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忠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不工既無

加恭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

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

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

周公之言

願昂臣曰起伏
操縱錯落可現

張之象曰此下
自為一段意亦
相照應

康海曰此論可
為孫叔子行實
非虛言也

許國曰宮之許
盧之資臣諫不
後以其族行于
馬未詳其姓名
也

趙志高曰資人
用否視其國

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

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故得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敖曰

吾聞之也。死官父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

相國有以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

而心愈卑。祿益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

之士民。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

者。其由土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相掘也而五穀蕃焉。草

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其入焉。故沒反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

者。其猶士也。昔虜不用宮之奇而晉弁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弁

之紂劓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而國亡也。

二十一子品

卷之六

六十一

之存亡如斯

許國曰此一
言孫卿不知孔
子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觸於嚴刑上則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紕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搏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脩道正行足以為紀綱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

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善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七卷終

七卷終

七卷終

七卷終

淮南子卷之二十一

新鐫翰林三快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八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閱釋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淮南子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折八極廓張也拆開也高不可際

深不可測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

流泉淖淖冲而徐盈混混汨汨骨濁而徐清濁而徐清淖涌也冲虛也源泉始水虛徐流不止能

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斬盈滿以喻於道亦然者也

也但其書雜出諸家沿復不倫茲摘其玄妙便於恭業者題為品言不釋評云

約而能張以下皆道之性

焦竑評淮南一出入字值千金觀山以之高文勢下來如長江大河不可禦不細心玩之如何得此真趣乎



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弥絡施用也用舒之慎於六合卷之
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慎覆六合言滿天地間也四約而能張幽
而眩明言道之性能小弱而能彊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
絃宏宇宙而章三光絃剛也四方上下曰宇宙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日月星三光也甚淖潮而

河歌甚纖而微河亦淖也夫體山以之高淵以之深馘以之走

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

游以撫四方撫安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

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竝應無窮鬼出電

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跡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於下

又着一步

王守仁評此段句句串下有頃天動地之勢讀之而不得其妙是瞽者無以與文章之現

茅坤評太上之道以下一氣相承有移山跨海之談

轉旋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

乎德言二三之化无為之也而自通於德愉愉無矜而得於和愉

無所好憎也無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便神託於

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

節四時而調五行响虛覆育萬物群生均也潤於草木浸

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格生也奮壯也骨

也獸胎不續鳥如不暇胎不成獸曰續卵不成鳥父無喪子之

憂凡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

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成

像化而弗宰宰主也跂吉行喙弁息蠖宣飛垂動麤類行也

蘇濬評此篇認論深不可測而文字是波瀾萬絕馳聘之流

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歛蓄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已有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國乏予不足益貧旋縣而不可也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而不可勤縣猶小也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乎况况况况今不可為象兮况况兮忽兮用不屈兮忽况無形可為像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不虛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也俛仰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街也馮夷大丙二人名古乘雲車入雲軿游微霧以雲軿為馬游行之微氣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馳恍忽無之象往行也經霜雪而無

焦詒評河道之大夫夫澹然无思慮正是無為天為蓋地為輿以四時為馬陽陰為街西黃白冲葶之稱術也其言沈洋不羈可為達者道

迹照日光而無景古影扶搖於山抱羊角而上扶攀搖動於抱了灰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紫行而上也經紀山川昭騰崑崙排闥闔鑰天門經行紀通始崑崙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斥鑰入也闥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馮夷大丙之街其能如此升天之門也末世之街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炳不能與之爭先勁強策重也也未世之街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是故大夫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街駟街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謂天也大夫夫論体道者也造化道也終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電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以為車輪雷轉氣故上游于霄霓置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昭復守以全劉覽偏連之留經

蕭良有評前云
恭宗二皇得道
之術此又云執
要道之柄者
何為之耳已

茅坤評淮南精
好如玉杯繁露
之書况其推測
物理根究玄渺
大有出人意表
者
顧天峻評淮南
之文平正秀雅

營四隅還反於樞隅方樞本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

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街則無不備也陽

次亭以成萬
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

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

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也因其自然而

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

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也是故嚮不肆應而景

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也物事知與物接而

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哉達

舉崇尤妙

蘇濬評文字極
要入理玩外與
物化教語玄而
又玄正中奇處
豈不卓越諸子
乎俗之好尚諸
子吾以淮南過
之矣

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

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時自

騁道要其宿會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者亂而不失其數

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眾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

盈羅雖有鈞歲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以詹何媼嫫之數猶

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媼嫫古善射者射者扞鳥號之弓彎蔡衛

之箭扞張也彎引也蔡美前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弓于荆山張湖滄道而仙乘尤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歌下黃帝不

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

與羅者競多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

身坤評教語純
淨在子之放

卷之九

茅坤評機械數
句語玄而新說
者謂淮南之議
論多錯於不常
之源豈足以盡
之和

江海以為呂又何以魚失鳥之有乎夫矢不若繳七不若無形
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諸除捕
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以文灼蟹匡上內置穴中迺熟
走窮穴也蟾諸施虫跳行舒遲捕
蚤亦不能悉得故日不足以禁姦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
心狡狴禹知天下之叛也廼壞地平城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
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王
帛玄帛玄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也純白之
道不粹精神專一之惠不全也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鞭噬狗策號馬而欲
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號馬而欲
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款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

確當而麗

唐順之詞雖朱
之明幾句不惟
文稱三到而字
宙王理俱在言
裏人能悟是便
能泰心必定不
務所誰為矣

焦斌評自著天
地萬物民居土

狗馬之類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情法刻
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離朱之
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
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
方清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闔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
方廣莫風東北木飈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一本以八
風配八卦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
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瀆也因水以為
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
蹶實而走蹶足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
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然焚也負者常轉窹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俗一有自然
之情聖人所以
死所事所謂元
為而合乎道遠

負輪丸之屬窺
空也舟船之屬
者孕育孕者懷胎育生也

是故春風至則其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
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到生剝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鷹鵬搏擊

昆蟲蟄什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滅沒形見

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窟禽獸有苑苑尊人民有室陸處宜
牛馬舟行宜夏水凶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于發聲于越夷各

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茲得其宜物便其所由
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

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前羽也文身刻畫其
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短綰不綰綰以便涉游短袂懷卷以

茅坤評惟民俗
目上故聖人因
民此非遠于道
者

焦竑曰淮南究
極物理其博至
如形性二句不
雕琢而工如天
花出色

蘇濬評壞詭作
新雕振麤焉之
文

便刺舟曰之也卷：臂也因之鴈門之比狄不穀食賤長貴壯

俗尚氣力人不失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內酪而已此

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

也今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

為枳鵠鵠不過濟泐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執居不可移也

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大本授人究於物者終於無

為无為者不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

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嗟智故曲

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號蹄而戴角馬

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

王盤評深入理
容毅有滿面指
洋人奪天工

蘇濬評拘于信
句法近時俱作
套用但細既其
安排造置有一
段受貼尤當如
不以人滑天以
下又進入道眼
之門闕

茅坤評世人為
多欲所傷如何
不去了些事來
一爰貼其每開
卷到以未嘗不
三復于斯

游者也循隨流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枸於

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焉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

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

亂其情濁之性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於靈

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

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

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

也與焉辛爭為帝高辛帝遂潛於淵宗族滅繼嗣絕祀越王

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

出而立之由必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孔子士處

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

歷山基年而田者爭處境堯堯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

基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

深潭回流饒魚之處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執

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馳行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辨而戶說之

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蓋乎大哉道不可道故夫能理三

苗調羽民三苗堯時所故渾敦窮奇驩徒裸國納肅慎未發號

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肅慎在北方者也法度

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

精神偃具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澹然無治

顧天峻評此段
玄思如麗金昆
玉盱眙者何如

唐順之評舜恭
已正南面以說
足以為証且文
字華密精玄如
美錦幸者不可
不到心

吹等令鬼神上
下

解合倘欲言傳
之存乎其人矣

負融有極

第坤評論道至
其便是自然矣
者誤得到此登
无上法門矣
蘇濬評讀者須
行方能有益如
昔者以賤為貴
幾句生平力行

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因物之
所為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日物之相
然也且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
其門根本也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
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心
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
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
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而高者必以下
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剖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
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統眾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

批未免明道見
庸儒者若徒給
章布句陋也甚
矣

佳茲評老子云
天下之柔馳騁
天下之至剛也
言是也

王整評淮南子
究論理博而不
雜人能于言外
了悟浮透天下
事何所不故乎

患杆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
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
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言強
小柔勝出於已者其方不可量言柔之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
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則是故柔
弱者生之幹也而強者死之徒也衰故曰則威以火喻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
動者達之原也前者以謀故曰達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
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湊所之也湊所合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而
則必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遷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
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則者諭下

二十一

淮南子

笑坤評按先后一段議論亦本老氏知雄守雌之旨米

焦竑評隨時而不失時其立言本於剛生論來

唐順之評大禹聖人常情寸明今人多抗情志寧如何做得故

則後者慶之慶履也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遠

之由以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猶享頓之與

刃及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錚矛戈之錚刃在

前故犯難錚在後故犯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智者弗能避也

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疑竭而不流發動疑如脂凝也貴其周

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也合于時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

制後後亦制先道當隨事為變不必待于先是何則不失其所

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

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

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迹而

曰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自是玄言不可易一字

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靜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

以定舒詳也攻大礪磨堅莫能與之爭礪堅論難也攻大天下之物莫

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逾於無崖

息耗滅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

弗得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歧歧音

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

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隨逸也

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利也舟船動容無形之

唐順之評水至柔而其至德之妙不可名言人能以柔靜退守天下事又何難之有悟得宙宇一分理做得世間三分事以古語評之矣

許真評文勢相聽而下如水之瀾不可止息孔紛彼此子感川流而嗟相亂也

道淮南亦有注

蘇濟評文一起
一伏意一正一
反奇洒漂遠讀
者彷彿其音影
下筆便有一味
動

頤天峻評無為
之有益有益干
生也又能順其
自然不宮營於
思慮何等光明
洞達

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遼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悅之

其飛為雲無所不上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

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無所

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紛與萬物始終也是謂至德言水之

大故曰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

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

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

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

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蹶有自有蹶無而以衰賤矣生

茅坤評人心多
雜類至為血氣
所使如何法一
讀必進一善便
無上乘
一者道之本
也

無根言微眇
也

音生於無聲
茅坤曰無形而
有形生焉以而
文勢起伏不可

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言情欲也無適也自無形
適有形雖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
衰賤是知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
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
一之謂也一者道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

然獨處上通九天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負不中規方不中

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囊

道關門穆志民隱閔純德獨存穆志隱閔皆無形括宇宙之謂為

用之而不勤既盡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

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

味而五味形為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

一

生

一

二十九子曰言果釋言
抵根而無中生
有真根極字宙
至理如精金美
蘇濬評根究理
在窟最宜曉悟

焦竑曰至道一
貫工夫李者最
難了悟讀此知
過半矣

下為之圈則各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
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音之數不過五
也色之數不過五黑青白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
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中央
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以染之道者一立而萬物生
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際也其全也純兮若
璞璞玉在石而未剖者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若
深淵冲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
之總皆閱一孔總衆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也其動無形變化
若神其後無迹常後而先道也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

約其所守則
察其不煩撥也
察其所求則
得易快故得

許真評人之七
情悉馳於喜怒
皆辟德性使累
其每開卷到此
時矣想力行之
難恨生平徒為
經生言而不尺
身也
句有來歷

茅坤曰嗜欲不
載一段說是理
甚是透机今和
惠水釋

其文章依道發智與民同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會
欲情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撥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
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
一變循軌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脩繩曲因其當夫
喜怒哀道邪也道貴平和故愛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
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為外閑反有
以奉天數而反嗜欲故為之累人大怒破陰大喜破陽怒者陰氣也積陰相薄
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愛悲多患病乃成積好憎繁憂禍
乃相隨故心不愛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嗜欲
不載虛之至也不載于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

二十九子曰言果釋言

卷之九

十一

錦
如吐珠或類詩

以心制情欲
即孟子養大
体小体不能
奪意

散亂粹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
 以中制外百事百不厭中心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
 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淨其所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
 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韞韞音貴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
 不逼處大而不寃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鬼不躁皂其神不燒燥校燒煩
 神定湫秋寥遠寂寞為天下臬秋寥清淨寂寞大道坦七去身
 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近則能應感則能動於穆
 無窮穆美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緩如嚮之與景嚮應聲登高
 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忌玄仗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
 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

焦詠評淮南之
書會諸子而為
一觀大已而小
天下更有何者
足介其胸襟純
是若莊口投案
近之氣如扶搖

唐順之評不以
奢為樂句奇而
正蕪即儉也下
引聖人以實之
文氣流澆滯逸
理上勘得極透
猷天峻曰雄雅
中和之道也

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
 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
 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所
 謂樂者豈又處京臺童華京臺童華皆楚之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華
 名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顛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
 釣射鷓鷓鷩鸚鸚鵡之謂樂乎鷓鷩鳥名長脰吾所謂樂者人得其
 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悲與陽俱
 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
 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富貴之樂而說之二者交爭故
 勝無所復思故肥滑泪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泪也
 役不以情欲亂是故其為矐不忻忻過制其為悲不愷愷

猷天峻曰雄雅

中和之道也

是故其為矐不忻忻

過制其為悲不愷

焦竑評人能自
得何處不樂中
蕭君子素位而
行若相背而似
王贊評談世倍
之樂擺播海好
人非圣人誰能
忘情乎如告子
之強制不動心
亦是一着不可
及
蘇濬曰此一
說破世情馳於
情欲之樂者雖
樂而實悲死以
自得人能於道
理認真更何物
得以累之

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疏少陰之味，空穴也。嚴穴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傳者旌旗也，象牙為牙為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洧作鄙邑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或不

亭神曰非善轉
而相生一句絕
妙察其所以不
得形之語又如
醫者察脈知病
王世貞云後外
入者曰句深識
內外局過下又
說破世人肺腑
教人下手工
處而文亦強起
翁正春評引喻
入實皆根理原
王贊云這病根
人皆坐此累讀
之可深鑒者
茅坤云心為活
物現馳騁是非
之境數句信當

得。須更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節也。不浸於肌膚，不決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臟。故後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於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問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不著於心，以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聲不問也。夫心者五臟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

幸心矣

黃洪憲云為若
敗之最宜玩味
懷詭作新一時
傑出之文
周氏法筆曰淮
南多本文子因
而出入儒墨名
法諸家徹於心
術之論句交而
又玄

彼指我是許
由
高氏子畧曰淮
南之放出于莊
列此純是莊子
玄言
焦法云人心一
而已心有主而
不累則自得故

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善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
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所以
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
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在於彼而在於我
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
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
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玄同言萬物皆受
氣如天也燿明也言而如
死言無
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
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又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
令耶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
天性也自得則天

曰道足以衡塵
紛是也

掉羽武象武
王樂

泥池也瀆水
崖也
守守仁評觀此
段見聖人胸襟
自是迥別庸
碌遠評說自得
處不以窮通性
易性泥之數百
言以為孔豐而
骨沉也

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
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慎道為一矣故雖游
於江尋海裔尋崖也
裔邊也馳要曼建翠蓋要曼馬名日行萬里翠蓋
以翠鳥羽飾蓋也曼音曼耳聽滔切朝奇麗激於之音
目視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
武王之樂耳聽滔切朝奇麗激於之音
激有激揚於
轉皆曲名也揚
苑囿之走獸以齊民之所以淫洪流湏齊於凡民
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
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休然失其性情處窮僻之鄉側
谿谷之間側伏隱于榛薄之中藜木曰榛
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
茅蓬戶瓮牖採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
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瓮
蔽牖採桑條
以為戶樞上漏下涇潤浸北塲浸漬也北
房陰堂雪霜淩瀉瀛校浸

卷之九

卷之九

四

茅坤評聖人不
難為人之其不
民不辨者初不
過差二善惡間
耳若天諸性而
許道何不樂之
有狷氏道人可
為堯舜只是世
又自不之充

許慎云士有同
志同德至其交
接有一會而必
定故曰一定之
論貞女專靜而

潭茨舩蔣灑灑雲霜貌浸潭之潤以生茨蔣道遙於廣澤之中
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
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對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
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
也故夫鳥之啞雅啞鵲之啞惜惜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
言体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鳥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

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
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
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與
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一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眩方負鈎繩不

無非心雖有偏
後未復更離故
曰有不易之行
也

王整評此段文
一起一伏收
伏放莊氏云人
好夫道雖死生
至久而不為之
變筋達骨是以
語之乎

表尔道評形神
氣分得極委養
形充氣守神之
功何常一時缺
哉此節甚是雖

能曲直雖規矩鈎繩天地之永登立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矩
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虎高而不机抔盈而不傾机
也傾初明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
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不流與化翔翔朝翔
也仰猶傾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蘄巖之山藏珠於五
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慊不
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
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虎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
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虎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

三守仁評三
不可不慎守
人暴奔皆越之
性字如何解得

茅坤曰現忽夫
之一句人如何
離道要亦道之
不可離故曰可
離非道也

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以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
萬物蚊蚋負蟲蚊行也 蟻之動之蟲也 負蟲即細腰之屬也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
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則骨肉無倫矣
去之去道也則骨
肉靡滅無倫匹也
今人之所以眚
然能視管
然能聽形體
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
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
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踈踈疎也均均坎頭抵植木而
不自知也請噴也 噴人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
自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神也精神失故在於小
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

表宗道評人五
形俱屬之心神
者心之主也神
既有王自去見
開失其神以是
全神保真養生
家緒言
焦竑評在於小
以下文法甚充
理入玄源而詞

王整評貴虛者
以毫末為宅句
微妙无形玩之
方竟无尺遊味
翁正春云現以
段信當養心為
主文奇而真語
加慘切

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
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 以今夫狂者不眩避水火之難而越
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
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卒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
於連屨屨連也 連屨猶離而躓躓於
汚壑穿隙之中汚壑佳 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
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王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
害神清淨故利形貪饕婪欲之人漠矚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
猶鈍矚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弥遠久淫
而不還形閑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淨之性無是以天下時有

茅坤評云人及
溺于勢利名位
至馳神妄想遠
棄世事甚至新
精德形而不自
適以役人之役
造人之適也亦
大可悲夫
習孔教云此論
不亮虎何等根
看至道有獨為

二十九年... 卷淮南子

袁宗道評今人精神志氣... 皆由不知養之故聖人利養其神三句世入當知回首失恬太則發之以下語河等精到

朱之番云通篇類養生分言其詞及老莊而於祖命之秘旁衍未盡洩者以悟直篇末之方有究竟

育妄自失之患以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愈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克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裘其用之也若癸機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精神訓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也窈窈冥冥皆未成形之氣也莽莽皆未成形之氣也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孔深貌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於是迺別為陰陽離為八

陶望齡曰靜遠者神眼之宅虛無者清之所居故老者以性命為宗音而以有欲無欲觀其發妙卒歸之致虛守靜以觀其復飾者以虛假為宗音絕情去念不落言餘而要歸之不即不離以為究竟法此二氏之所以於世而一物理而生

極剛柔相成萬物形離散也剛煩氣為蟲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放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剛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後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而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萬物背陰而抱陽坤

二氏之所以於世而一物理而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並生萬物背陰而抱陽坤

全其情神者

蘇濟云人身一
小天地理亦甚
明人弗知保而
養之至于耳目
重故情神馳騁
亦自夫其夫矣

氣以為和

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
故腎雙為陽故心特陰陽典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
平也故曰一月而骨始育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
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

體以成五藏迺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腎主鼻腎象

膽主口膽象龍龍木也肺主耳肺象金也金內

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

之方也象地足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五行春夏秋冬五行金

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又說謂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

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

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肺為氣肺火也肝為風肝木也木為

吳文道評即天
地節其章光愛
其神明以見人
首保其精神
意尤切實不漫
更露天根

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或作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

為之主心土也故為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

有峻峻猶高也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

迫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

鎮星也熒犯角亢則州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

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

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

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胸腹充而嗜欲省

則耳目清聰視達矣耳目清聰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

無華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已之敦志敦志勝而行

二一七

王錫爵評把精神
神自志五藏五分
配極是而文
字細察意謂身
融如鶴停鷹序
雅有風致

許慎曰精神內
守以下引入除
語意者考與之
說終之曰豈

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而不散則理則
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
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和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
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
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
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
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
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慾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
之至雖如立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
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

直福之問
一作斷禁

茅坤云議論鑿
而根究理本
者欲者使人之
氣越則則所以
修壽生也分別
善惡問明其人
能悟此即所以
修壽生何又假
仰屈神若彭祖
吐納呼吸若喬
松乎

茅坤云母一字
即聖人一貫一

大

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有
福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
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
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
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
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日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
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形骸者何也以其生生
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壽生也言生之厚者何心極嗜欲淫溢無
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折殞于刑辟之夫天
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同也萬物合同統為一道能知一則無一

茅坤云母一字即聖人一貫一

字省但下轉去
殊塗

焦竑我一物也
物亦物也物之
與我也有何以
相物也不了却
倍緣如何解會
方知名言名理
自先會多人口



之不知也不能知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
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
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相
名為雖然其生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大造化者既
以我為坏環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不避也吾安知夫
刺矣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
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
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欲生而不事
事治急也論人之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
急也論人之事治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陶望齡云堦堦
汲水二喻可見
生死之不足喜
憎利害應前工

唐順之評悲樂
喜怒哀懼感動
故曰德之利云其轉易亦無憎樂也

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
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
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攬援物也攬最援猶陶
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
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盎亦無以異
矣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本生之故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
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澇之家决澇而注之江澇水弗樂也
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澇也亦無以異其在江
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跡易故不憎也眾水小
去易水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澇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一說

王鑿評文字如
秋水明月之光

茅坤評心者形
之工而神者心
之室此數句世
人皆知之而不
能存養故恬愉
虛靜獨歸之聖
人聖人自是有
獨見獨聞處文
獨佛道進轉太
玄渺

唐順之評一團
悟机有天空海
外之意

吳默評昭實凌
虛奇崛精粹如
神明不可受騰
騰光燭種神
解

黃洪憲評此段
純是老莊出來
心志專於內以
下句深而玄如
秦珠楚璧神物
異品
茅坤評法師登
壇演教天花亂
墜

夫悲樂者德之和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慕也故
曰其生也天行似天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
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
於德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
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
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
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
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
養和以順於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合也隣比也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

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
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明白太
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樊音飯也茫然仿佯於
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
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於抱矣抱
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者守其純熟也
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掙假象也
致之來也能審順之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有者止之亂不能眩惑故能守
故不與物相雜探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於內通達耦于
一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渾然渾渾然然而往還綠然
而來渾渾然所為忽然往來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論無為也

一十九子言異釋言

卷之九

十一

許慎評大澤焚而不能熱只是心不為物為所動故視珍室珠玉如石礫非心秉極其潔淨胡能體認到此乎

王世貞評以下勢若决三江之小泛千里之艦令人矚目奪心

顧天峻云精微玄妙如鈞天廣樂帝府仙音百家諸子淮南其

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辨感

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不待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

以道為糾細者法也以待而然故曰有待而然如是抱其太清之本

而無所容與無所容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而虛清清

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

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

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嫱西施

猶顯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罷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嫱

稀世之顯貌非生人也但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

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

最勝歎

休息無委曲之偶二句抱是冥冥無形像之貌

翁正春評此段清虛負轉意趣無窮筆藻工而情意勝者

焦竑訂文入理致如仙子飛度洞庭朗吟餘韻飄飄入耳

有神而不行言不憚其精不勞其神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不

散之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

不沈抑揚不飛騰各守其宅也智不萌無思念魄陰神魂陽神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

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教于

無形埒之野大霄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

君而無容處而無所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無形像之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

無形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後使鬼神言能化也

同形而能使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嬲扇也嬲傳也

形不同道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嬲扇也此精神之所能登假

於道也假至也上是故真入之所游若吹呼吸吐故內新熊

九

形徒學夫吹向
呼吸之術不知
直入之於道與
時俱化其心豈
如蒸形之事
外已耶此段文
疑有神語人謂
淮南文雜悟矣

茅坤評生木者
天化物者道人
能得道便不物
於物矣

經鳥伸息浴暖躡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滑行也
也伸頓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眺眼是非真入之道也
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致亂真入之心此真實養心也括
使神滯湯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充實也體道入
也無傷無所賊害也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若合於道生
典物為春言養物也則是有綴宅而無耗精精也也言
不干時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精也
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精也
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
雖死情神終不耗感故曰無耗情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
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言病癩者形生神生故趨不變也
耳故曰神故形有摩而形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于變萬於而
未始有極摩滅也化也化也化者情神化者形也化者得歸於
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

王世貞評議論
幻真如遊
聖有登他人樓
夢宵然喪六合

袁宗道評輕天
下數曰是冒頭
迎下分折文有
逸氣不煩繩削

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
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者道論道之人若
者萬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者道也道不化故
也萬物有變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
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
實之入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體之便也
今高臺層榭入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斲樸桶也素題
者不加采飾不斲者不珍怪奇味入之所美也而堯糲菜之
施糲糲音鷄或作刮珍怪奇味入之所美也而堯糲菜之
飯藜藿之羹糲粗也文繡狐白入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拚形鹿
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愛故舉天下而傳

禹乃細万物者

巫子乃能不死生者

子求同受化者

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

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

視龍猶蝦蟇蝦蟇人生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

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

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壺

子持以天壤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

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偻脊管高子頂賜賜下迫

願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偃脊管下竅也高於頂出

願兩脾在上燭營指天頭上也賜肝膏也迫薄至於願也兩脾

于在上軀正負也燭陰華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榮讀曰括操匍匐自矧於井曰偉哉造化者

其以我為此拘拘刑拘拘言體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

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迺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

迺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迺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

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不可拔搖之柱行於不稟不竭之死學

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

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福福利害千變萬終

與獨住忽然八冥鳳凰不能與之儼而况斤鷄乎儼借也斤澤

及於名利終能出于頃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

日營亦斤鷄晦論弱也

許慎云至人倚不拔之柱見海聖人之所為典人迺別堯禹壺子諸人正是此

習孔教云此文不滯色相船花

淘尺風骨稜

吳默評勢位爵

飛英鳳穴權類

龍泉氣象世人

及於名利終

日營亦斤鷄

之不若且

不易其義

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後者如此瞿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

後亦殖華將戰而死營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把梁也華

如之為君戊營營人圖之壯其勇力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

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

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

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

有國為尊故讓位禮吳壽夢之少子延州未季子也讓位子罕

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成樂善也宋人或得玉以獻

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子

我是皆喪寶也不知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

害順之評許由

務光古未傳說王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說之者出于莊

子富言即其事

斷之則崇千

利有一指之見

茅坤評道惠在

我自有一改至

富至貴慶今之

奔走於富貴利

達者何不思之

其耶

佳必評此段傷

是應上番覆軍

說文知刺錦氣

如貫珠

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

由是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

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

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

之行迺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金滕豹韜周公

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問田者慙矣訟問田者虞芮及暴

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

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偷也不聞大言者不知

天下之不足利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

拊瓠相和而不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

五世百云以大
義大言明出至
論之指令人仍
仍不能目得如
大真神犀燭水
存照見神妖鬼
神
黃洪憲云人不
知務而輕用其
身以馳心于嗜
欲之場然以天
下之大利左據
之而右手則其
疾雖患者洗不
屑為彼以之虧
其性者愚之下
矣

仍仍然知其益錐之足蓋也仍不為志之貌藏詩書修文學
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瓦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
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國籍也而
右手勿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
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
天下不羨其和美過和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贛責人
教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教地名倉者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
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為之
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箠箠頓也有其井一
實也篇管受穀器也非家人之井水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說在原道訓大憂內

破陰墜陽內
崩生狂則神
不守宅而前
依後之此皆
六根六塵並
湯其中而喜
怒憂俱逐紛
輪莫解其接
為構日以心
聞何時可出
迷塗于火宅
登彼岸於昏
波哉是夫也
悲夫

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為大通清目而不
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
反太素休精神而棄智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暗厭也楚人謂飲為昧
論無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死之
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鑿繇後也揭率也鑿斫也魚籠土斫也南罽也籠受
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汗薄迫也如鹽故曰鹽當此之時得殊
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休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巖穴之間非
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權踞
焉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
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卧極夜者樂於一噲故

卷之八 淮南子 卷之八 淮南子 卷之八 淮南子

此清淨無為而入至道之意

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為墻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為冰乎。自無嗑有。自有嗑無。自無嗑有。後無形至有形也。自有嗑無。後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治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下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論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至微能出入于無間也。故曰至貴。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于無間也。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修稽古之典。苟激名號耳。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本情以合流俗。與世入交接也。故曰。雖欲心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

顧天峻評云。論至道極是聖人。後心所欲便不。論距但外速其。形數句亦未甚妥。

茅坤評人多。琢其天性。拂其本情。以合流俗。其世交接性。達至道者不。予以至道之人。上也。湊學者亦。次也。至于骨。規矩踰棄。繩檢。又下之下矣。

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銜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無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欲。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缺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坦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待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

表宗道評議論
齊毛深入理境
其無用四句論
極確當
誰能知之故知
商情自非至人
微而見獨故能
焦詒云至人朝

季路道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
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
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
肥精神內守無
思慮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
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殫形性屈竭猶不待已自強
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殫不通形性屈竭也
以不得止而自強勉故無能終其天年之
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
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
極盡也
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衣也大一
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天
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
人無情欲

有王女飛仙之
能現者兩腋生
風

鬣大蛇長數
丈

也。已雖欲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
貴能以禮自禁止之夫
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鱗然蛇
以上看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須蛇大蛇也其長
數夾俗以為上肴故知其無所用
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貪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
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
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襄
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
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
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姊好色曰
美好體曰豔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
齊其姊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桓公甘易牙
立庶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
之和而不以時矣齊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
用專任國政專任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茅坤云適情辭
餘以已為度又
何事足介其襟
胸世主不免世
患故以湯止沸
乃不止止之
之本在于去火
入能戒却心頭
火自登太皇馮
太一矣

湯賈尹云不若
太上之道故曰
衰世末造

六十日而殞蠱源
出戶五月不獲
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
胡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徵伐
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
使此五君者適情辭
去戒未適秦秦伐得其上地也
使此五君者適情辭
餘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
學射者不治矢也術者非轡不行學術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
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楚人謂扇為簾謂扇為簾
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齊俗訓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
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
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

朱之蕃評正見
禮義與于衰世

茅坤評太古之
世混冥太朴
未散至堯舜以
後智識日開無
禮義誰以治夫
聖人神而化之

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
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忤忤害也音寘為義者布
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君
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
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味涉水而欲無濡
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為銖其歌樂而無轉
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
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譽
萌興非譽相紛怨德竝行於是廼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

此民有之豈有
矯強其間若居
今之世而後古
之道是執而不
通難與言化

王世貞云其化
視陰入陽後陽
入陰此造化之
大微阻處非可
以易識者世傳
有化書一部皆
此理存焉

王守仁云太公
明於知魯周公
審於知齊是皆
聖人之見終始
微言不知聖人
當初立國時何
不更為故國長

人之計耶夫聖
人之為治惟舉
其可為者行之
而已雖夏殷之
先王而後日子
孫又然之勢所
亦之無知之何
者奚獨齊魯然

袁宗道云蕪
本是美德君子
意息行之乃一
念辭讓之真其
契至於止善盡
辭讓之人少而
趣賞之人多也
然則君子功有
所當受者亦無

莊驕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綫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
又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坦也有詭文繁繡弱錫

羅紈羅弱細布也紈羅縠純素也又有管籥趾此後坦也畸短褐不完者管茅也趾偶也畸適也楚

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

鷄鶉鷄鶉水蠱為螻子青蛉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

視陰入陽夫胡人見麇麇音音也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

蠢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

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

親太公曰魯後此弱矣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

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

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曰

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

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稽立生乎象楮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炮

烙生乎熱升庖人進羹于紂熱以為惡以熱升子路橙蒸弱而

受牛謝橙舉也升出溺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

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國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

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

於論者也由此觀之蕪有耐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

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

民俗廣廈闊屋連闈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愛高山險阻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樂道于辭深為

深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鼉鼉

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感池承雲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樂人之

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後狃之所樂也人

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廼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

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履載日月之所照認告使各便其

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

可以摘的蓋匡不可以持屋筐小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

速鈇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為舟木不可以為

金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

引孔教云此篇以不借題為故雜引宇宙物類之不齊而齊之無由相通矣

於以致雨不若黑鯢黑鯢神蛇也潛於深淵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馱厚黑粉不馱白角角鱗不馱薄角鱗刀鱗羽漆不馱黑粉不馱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裳既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裳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楫草野宜勞蘆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皇織岡陵反耕田得以

以下引堯之治天下布列衆職用宜其人械宜其用文字沛文不群不事其大意歸之齊俗

其事事宜其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皇織岡陵反耕田得以

十一

世黃其德云風之
遠空忘其確切
初讀之似無奇
再玩之理細音
入人不易到

顧天峻云此段
分別治亂存亡
之形布列目前
昭去見可

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
播棊丸於地負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
若風之遇蕭蕭蕭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後視得茂木不
舍而亢恒恒恒得堙也防弗去而緣恒恒得堙也物莫避其
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
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
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
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徵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
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
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

此見起處適
率性之意

見人皆移下
所謂皆本
於所化

攻仁又行而
道德遷禮入
歸而浮橫散
有以也

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
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
道原人之性無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璞也堞也羗氏焚程嬰
兒生皆同聲羗東戎狄南夷蠻
西夷狄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駉象狄駉
駉也象
傳狄駉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
知其故俗由以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
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
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
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
於若性若性合於也性
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欬明浮雲蓋之河水欬清沙石

惟聖人不失

下九子品

卷之八

十一

其性

性未嘗不在
顧人之所見
何如耳

王守仁云孔子
謂无知而服回
此忘行也亦謬
言之詞

朱之審云此見
性之不可失故
聖人以性率人

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避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也忘行也而服汝於我也亦忘。雖然。汝健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樂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迺可正。若璽之扣。埴埴印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傾與之傾。故埴泥也正與之正。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自。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

虛者即性也
一者亦性也

是釋術數而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詐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亂則智興。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失於天下。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

王世貞云九言當以誠心為主不在致飾於儀文之末事君事親處友皆是物也

湯賓尹云亦各適其宜各致其治而已

若水之下流湮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磬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鍾伯以大鍾滅仇由故禮豈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與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幼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飲血相與為信三苗鬻搨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鬻髮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野鬻以象束髮也括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結也并替也鬻斷也今之國都男女切畸時足肩摩於道其於俗於四達之衢拂故

布又禮也蓋禮又何異

各同其官不魯孔失其官皆可子也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故其兒儉况之俗相反儉况北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米遠越王句踐鬻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史片以為醫冠也搢佩於笏佩也長三尺行拘能拒折之容拘能還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從體拖髮拖髮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衰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羊之裘常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已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以治

茅坤曰衣禮大
事也君子不以
天下儉其親親
悲哀抱於情葬
禮稍于卷二句
得之

蘇濬曰喪禮至
大人子之報本
追遠其見如此
如漢文帝易三
年而日且不為
盛治之累執

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徒保不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

所困美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息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

文而仁發恫以見容併色禮不過實仁不溢息也治世之道也

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

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以始而務以

行相反之制五練之服五練謂三年服九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禮稱

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

謗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謀謀采齊肆夏

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

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陳鐘鼓盛莞蕭揚于戚奮羽旌以為

喜順之曰順叙
以下文勢浩蕩
不可抵柱而理
切情真

許慎曰上古之
世大兵未啟矧
舜禹聖人也其

不事修秦之始
皇葬于瀕山旁
四海之力以修

枯骨卒為項羽
所掘收於所燒
亦何益夫

賈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先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粟

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繫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

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雖足以收斂美嚴而

已昔舜葬蒼梧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禹葬會稽

之山農不易其禹會葬臣於會稽葬山之陰明乎死生之分通

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

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

誹譽萌於朝是故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

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愛啟

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放啓忘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五

禮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雷，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

也。承雲九韶。舜無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士德也，故尚黃。夏后氏其社

用松。所樹之木皆取，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祭太德也。葬槨置翬。翬，棺衣也。其樂夏

竈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時變也，六列六英為行列也。其服尚青。

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

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終，火德也。故周人祀火。葬樹栢，其樂大武。三

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

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

此列聖因時從俗適宜善體處

茅坤云前所謂自見此復申之

朱之蕃云聖人裁制万物自有

足以覆形，從曲墻，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偶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禮束，牢連固，不取於為文，句踐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夫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後，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乎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夫，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彫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

已觀其轉入玄冥句自然分曉

朱注

十一

明白

吳默曰禮文之
不若道德者處
明說出

又曰此聖人因
時世而為禮文
之言

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
之本執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
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東芻為狗以謝
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
繡纏以未絲尸祝衽袂衽袂純服袂
墨齊衣也大夫端冕端冕
冠也以送迎之及
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藟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
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
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
木主也海內
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
晷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于

蘇潘曰工匠人
制冠室分制各
有妙知有机仔
聖人之裁制物
也亦如是矣

許慎曰禮与俗
變事典迭移後
占以來莫不知
是被執古以泥
今者陋矣
袁宗道云術雖
不同而其妙處
各有机存焉

戚而榮鑿掃鑿所知三年非一日是彼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
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示名一絃
余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
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
發儀弩招類也射百發遠
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
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易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
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
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
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故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
貴在焉爾故梁父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
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辨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茅坤云人皆知
其所以貴而不
去其所以貴
如學亦謂子者
効其吐吸而不
得其養氣處神
猶李三王五帝
者徒守其法藉
憲令而已法藉
賢令豈世以為
治哉

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
赤誦子吹歐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
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吐
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屬武陽人為伯入令得道而仙亦誦子上谷人病入山
道人輕舉假上也三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
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
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藉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
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撲玉大者無
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負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

許慎云五帝三
王之道至大至
遠必遠見闕智
者方可與論之
不然徒守其法
藉憲令而已烏
足以知之哉

唐順之云宇宙
間是只一箇道
理人所為各異
而所道莫不稟
於太一以段与
至人同歸殊途
百慮一致冥相
反苛然其為命
亦有一定不易

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
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關其且得道以處崑崙且
居崑崙也居崑崙也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造父以御馬拜以之
射隼以之斲斲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
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
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芡煎熬燎炙齊位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伐梗楠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或為棺槨或為柱樑披斷撥椽
披解也披折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
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
不失於體伯樂韓風奏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

亦有一定不易
善相馬者
所相各異其知馬一

之理存焉

焦歎云凡術不
同莫不各有妙
處惟引良工巧
治諸人以明之

王守仁云此言
為治為孝投藝
百工不在徒法
可傳而妙不可
傳

翁正春云不傳
之道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耳孔
聖一夫之五傳
參列唯賜則疑
故曰可傳于人
者其粗也此篇

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法武

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削几

剔剔銷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鑪壘坊設壘鑿鑿皆治

也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割毛屠牛

之大屠割屠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割庖丁齊屠伯也新割

何則游夫衆虛之間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

而非所以巧也故琴無絃悲之具也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

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悲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鐵運

開陰閉開錯錯連連鉤鉤、誤也運開相通也陰入於冥冥之眇神調

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真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賢

少莊子寓言
蕭良有云巧之
具者可共之術
所以巧者乃不
傳之道父不能
以教子師不得
以授弟也藝且
然則吾道乎

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愈弟今夫為

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治者此

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

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

之君蕭條深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

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

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已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

施微施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

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

許慎曰士當以
道理為主一人
之是非果未可
定也莊子曰此
亦一非非彼亦
一非非果凡何
彼是乎執米且
无彼是乎執以
言符而一笑

天下或有是
禮又而非道
德者

王世貞云此段
又妙說及物理
吳默云師曠舉
琴撞平公此亦
出下人情之外
其不誅者幸
耳
黃洪憲云合則
為股心離則為
胡越是宇宙大
道理寧獨密子
之賓為公耶必
斥當委之適去
之過非人之智

二十九

卷之九

十一

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

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

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是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裕撓也為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社宮壁。社至平公

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以為寡人失孔子聞之。

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

失禮而弗誅。是殺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

於密子者。密子子賤者也賓出密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

擗也。擗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

所去序其功也

顧天峻云魯又

伯死內者人者

二人其母不哭

曰此子也於長

者專而於婦人

厚也君子曰言

出於母則為夫

母夫若出於婦

則不免為婦婦

笑言一也所相

者異耳說亦相

類
王鷲云所現所

未始不一君子

惟正身以待物

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杞蓋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形。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而待物。庸詎知所自闕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由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

卷之九

卷之九

十一

王守仁云不去
自見而徇見聞
亦此類也

湯賓尹云此段
前言之才不
得相與以居
人君當隨才器
使

王錫爵云引伊
凡只土功一事
為証伊伊未
有北然杜撰却

而與穀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

南北所居聆聆聆、意一曲而辟辟、小刑然忽不得復迷惑也

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俛讀之見風也似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旗五丈無須更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

免矣無為以待有為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

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各別。州異

是故農墾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

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于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履長脛以跖者強脊者

使之負土春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堆目不正區者使之塗區人塗地

朱之藩云事貴
易後故人人皆
可能若慕所難
能之重而求俗
子一人則人之
可用者鮮矣

蘇滂曰人君用
一人當隨才器
使取長棄短如
及求其高不可
及之士猶娶者
必待毛嫵西施
世之有妻者真

王守仁云世主
用人不知隨才

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

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

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已

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

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剖厥

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養弘師曠。先知禍福

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辨抗辭。別同異。離堅

白公孫龍辯人好分折詭異之言以不可以眾同道也。比人無

擇白馬不泔合為二離而為二也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此人無擇古隱士不可以為世儀。魯

般非舜非其德之衰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

用。人不知隨才

疏舉汗慕高賢
人良以希牲代
之所為甚至所
用非所賢所賢
非所用皆其所
又至者

陶望齡曰道術
之可公行與度
量之可傳一也

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契輕重
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
任而求之乎浼準浼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乎世傳
也故國治可愚守也而軍制中與權用也夫待騶囊騶囊良馬飛兔其子囊飛兔而
駕之則世莫乘車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嫱而為配
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嫱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
有而竝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駕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里也
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
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
飾智而詐上犯刑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

焦炫曰道德與
禮義之去若日
月室宅之居

朱之蕃曰聖人
盡道於已而聽
之於人

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喙喙獸窮則卑觸人窮則詐此之
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沅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
不眩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
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
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
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
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播笏杖矣以臨朝受木杖也武王既沒
殷王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
負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辰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
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

即上文論聖之意

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章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

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道之培屋後墻也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形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時失宜也故六騏驎騏驎比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窳木便者窳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難

草坤云聖賢事不同生死各

與以有善為主不若一毛背之若執共以泥彼者失之矣

許慎云議論確切極得聖賢心緒固以豫讓要離是其發處

王守仁云聖賢傑行不同只是自成其是而已若及是死者非生者就者辱而云若榮則聖賢之心幾不自干夫矣夫殷之三仁孔子同謂之仁必原心之論袁宗道云楊子八解朝用此章法

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仕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抗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差以物漏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閻閻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後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後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後管晏視伯夷則慙矣後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趙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後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

孟諸 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胡飲

水斗斗而不足鯀胡汚鯀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鯀名智伯有

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也足口贍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

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慷慨也由以觀之則趨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

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

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鈞繩也何時而合若以

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弁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孤

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趙舍行藏亦

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改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故以道

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湯宣尹云聖人治天下不脩其德非之迹得中而已

享坤云極治之世無

為而治堯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是也

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瑇瑁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侷辨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之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犬大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掎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刑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魯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

此即以道德治者

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

蘇道廣云文子謂叔有法道者世之風聲習尚令人慨嘆

袁宗道云澆淳散利風俗愈趨愈下并世運為之也大要有不

得亦有不風會日入于薄者不可一例視之

財不積於養主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析天下之濩牯服馬

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人

失其情性於是迺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

荆吳芬馨鹽音監其口味監貪求也荆吳國也芬珍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

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

逐利煩挈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古管仲

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傳旌象帷幕茵席

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

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窻

口煬灸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與僕

蘇濬曰守正循理迺君子之所當然至于飢寒之患豈所計哉然奸邪之徒往往藉口以為實不知守道之君子有斷然獨見處

蘇濬曰淮南一書世間詭異壤奇之事其義者其文留物事之類無所不我大較歸之於道觀此段文字語夫

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

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未反本由是發其

原而壅其流也夫瑠瑠鏤刻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

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寧不犯

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

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

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并陵阪上

高丘輕足先并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隣國之人溺尚猶哀

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隣國志為之戚身危則忘其親

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

習孔習云此論
治道最精深

揚道宿云借物
理來喻言中
竅

王道坤云此篇
與說小同聚妙
淘金臨池探用

吳昌曰契刻掩
船弦板墮劔于
中流也

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

暴亂起和門求水真不與者所撓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

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趙子

利不足也生子殺劉氏持政獨夫收狐財有餘也劉氏謂故世

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

說林訓木棠主曰林說萬物承阜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流遺其劔遽契其舟掩

契刻也掩船弦板也墮劔於中流刻下刻下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

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劔於其所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

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

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曹氏之裂布

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

未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與今無始無終

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足以蹙

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行蹙履也待所蹙而行者則不知所知

者褊矣然所不知而後明褊狹也知所知游者以足蹙以手

不得其數愈蹙愈敗猶汶也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

飛反鄉兔走歸窟徂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

母貽首者鏡母予臂者履母嘗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

推固百病不能自拯拯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光其毗

王常曰說山說
林一篇所以為
佳者詞不費而
意了然

楊維禎曰此喻
人能有所為而
用冠為

推固百病不能自拯

卷之四

四下

不能致此宇宙
常
蘇藩曰狗彘肥
則享之故近其
死鳳凰非聖德
之君不能致故
曰莫之能致此
宇宙常理

王世貞曰此即
老子上德無為

喻人能有所為
而不能自為也
狗彘不擇羶
而食偷肥其體
而顧近其死
偷取也顧反也肥則
享之故近其死也
也月照天下
餓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
食於詹諸殆猶畏也螂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之鳥力勝月而
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螂蛆也蛆音首鳥力勝月而
服於雞追禮能有脩短也
雞禮爾雅謂禪蓋秦人謂之祀祝間
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
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
莫壽於楊子而彭祖為天矣
去所寄歸所上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
曰以為夭論語曰竊比於我彭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僊
者言不如殤子
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
早歸神明矣
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不怒乃是怒不
為是為也
視於無形則得其所
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嫌至言不聞至樂不察

之意

說極玄妙

至音不叫
大匠不斷
大豆不具
大勇不聞
操快則課呼不斷
不自斷制豆蘆盛
薄豆之器大勇人聞
自畏之不復聞之
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大簇
之比商無更調焉
更改
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
發鈺者提馬錐家謂之投翻金者
金步除暖者刺跋赤發者疾迅也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
掘所重謂金與玉
掘氣不安祥也
逐獸者目不見太山
見獸
嗜慾在外則明所
蔽矣
蔽者見利害
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
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
策四十九策可
以占吉凶可以問於
數數欲卜筮者也
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
也日出湯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酒更之間俛人之頸
俛猶人
莫欲學術龍而皆欲學術焉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

卷之四
四六

王鷲王曰父子相危如楚平王晉獻公之類方代而下人猶以爲口實

用也解門以為新塞并以為白人之後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于愚

水火相憎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鑊小昂一曰昂無耳為慧鑊

骨肉相愛諛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之類夫所以養而害所

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諛賊吾所養喻骨肉殺頭頭大冠小不相宜削

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蝨虱而來鈴窮昌羊昌蒲鈴窮蝨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

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

壞更為土歸於本壁瑗成罟罍諸之功罟諸治王之石罍一讀曰廉鏗和斷

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飛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莫與

驢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

幸遇火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歆民之疾病也畜粟者

王世貞曰此言主靜之學要在心上理會

欲歲之饑荒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

可以為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管竭而

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

以為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履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

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

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志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

况疏遠乎聖人之與道猶獭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其鄉

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潦不

能敵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潦輕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

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壘塞江也變者見虎而不走非

朱之蕃云以理勝欲其機如此

董扮曰設機獲鼠機動則得鼠

泛釣浮杭、動則得魚董扮者

二一

長雅南子

四八

詩云我在我輩
此物理機動應
感之妙

湯賈尹云即物
各得其偏論人
有能有不能也

勇執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駘元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

幾近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

也則得魚任者也詩云我任我輩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

蛇牀臭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人莫不

奮於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

馬則文不能足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

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上駢生耳

目蔡林生臂手上駢蔡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五天

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

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號璣顛亦骨也而世弗

丸

許應元曰舌之
與齒三句亦兼
能勝剛之譬

王世貞曰淮南
叙筆錯雜然物
理勘破一言一
句皆得真髓乃
彼的之言

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叛倉者不為之多飯臨

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末嘗見霜鼓造辟

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舌之

與齒孰先隴也隴摩也鏗之與及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

今蟬之與蛇蠶之與蠋蠋蠶也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蛇與蠶畏蛇

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聾者

不訶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

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

今無蟬懼蟬懼車類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

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

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

飯之乳狗之噬虎也伏鷄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

曲者形也形曲則使響濁者殼也聲濁則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

欲發泄於外故其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

食喻人多言不時瓜今人病瘡之類故不

適不可聽用也也極亦至也渡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至

互文耳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東栗

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

貧者未必廉苗類繁而不可為絮蕭疾也楚人謂之蕭即所謂蘆花絮也 廢

焚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獲繩也

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

姚寬曰連引物類博而不煩通而有侔
施仁曰錯引物類言中致所謂雜而不雜者胡時化假譬取象異類殊形察鑿者百事百物之室塞慕善為說林一言

非響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內復隨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 輪復其

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 羊肉不慕蠶之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醢

酸不慕蚋之慕於醢酸嘗一嚮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

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水

陂而一頃之陂可以准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 明月之光可以

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

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 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

而射之故能治鼠穴而環里間潰小炮報 而發瘞疽瘞疽離也

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 榛巢者處

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堦防便也堦坊高處防隄也 王子慶忌足躡麋鹿

邵寶曰此言即小可以知大來歷多標竊百家而文法錯綜旋得奸
楊文熙曰物理曲盡其趣非胸中丘壑筆下龍蛇者不能措詞
王維隆曰此言小者謹者大有所遺句句曲盡物情

吳默曰為則同而其為則異順逆之道也

陶望齡曰援引形容最妙

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故老者慕之而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作難孔子而為之師故使小人之矜自矜大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使人來射取之緩狄之捷來尔緩狄屬仰鼻而長尾尔暫疾以其操捷來使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適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蓋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雜

呂祖謙曰思則見之于夢子而思親天性固然遺腹子独異是者目初不見其像故也此人情之尤切者

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蒙汚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情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盜賊之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禋于神而卒祀之故易為黍肉為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察精於明也不可察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不見父像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水蝮蛇有毒螫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緣水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燕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嶠塞而魏築城也嶠徙都大梁開秦通治嶠開城設守備也饑馬在厩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廢矢引張引也發遣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道關不可復

直德秀曰此亦可謂長於犯字
宙物情措詞調
遣纖悉畢備昔
人道云欲知物
理百態雖看說
山一篇之不

凌灼曰援引錯
綜讀之歷如

亡行寒不可再道遠也微因以權交出開塞野行亡環可以喻

負不可以輪條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不必以紉亦意也日月不

並出派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鷺鳥不雙循繩而斷則不

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表則不惑損年則嫌于第益

年則疑如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

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

時而墜墜墮也枝格之屬也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

適鹿乃為失適又死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

其適亡無也言不凍湯沐具而蟻風相弔大復成而燕雀相賀

也亦謂何適之有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也蠶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

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菘菘石而

死蠶食之而不餓一日菘石出陰山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

名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瓦得大則破竹揚堞而欲弮塵被裘而以髮翼豈若適衣而已

考謂之裸楚人搗竹有大弗鑽不焦土中有水弗掘無泉

象之病人之寶也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

者乎人之利欲為為酒人之利而不酷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

就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執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酷而先

自竭先不達猶以火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

湯賓尹曰物數
各有相成之理

二十一子品長華平
長
佳
百
一
五
二

吳默曰人之性
情不同故其俗
尚亦異

王守仁曰今家
州人積業搏魚
羅罟之名之為
涿也

王世貞曰言見
大斯知小者之

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西方之保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同

也保國在一轉一掇之則爛指万石俱燻去之十

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

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異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

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飭死者而禁天

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

吳不斷水釣者靜之于者叩舟罩者抑之聖者舉之為之異得魚

一也魚聞擊舟声藏於下壅而取之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

見處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車見一

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鬪於大國之間畏見兩鹿不鬪於伏兕

之旁畏見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

者擊也陰木影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筮或謂筮登頭風與空木之瑟

名同實異也頭中風空木瑟其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之款

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陶武也陶廢也

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不印土壤布在田能者以

為富能動者猶植嘉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

如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王上有年者下必有月

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裸之也為不

而塵裸眯者不得用者弗肯為屠者羨霍為車者步行陶者用鉢盆匠人處狹廬為

者不得用者弗肯為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

袁宗道云言能
者因事以成功

湯君尹曰為者
不得用以利動
用者不肯為以

富元凡人情莫不知此

王世貞曰成也之機捷為影嚮

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耐宜而有所不施橋柚有御龍歡常有叢獸同是者相後遊鳥同翼者相後翔以類也

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

間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

君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

凡有幾畏始畏終中生不畏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魚其術的的者獲提提者

身鳥不飛獸不走提安時故為人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于衆人若不足若失若虛之貌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

得之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弊慈太上不上小人骨有

不義之祥流入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日精有

升俎旁光胞也俎頭之突唯知昂駁不入牲純色也中夏用筮

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未必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有風金生於石

環帶一也類與環帶一法也獻公之賢欺于驪姬殺申也叔孫之

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

鼓生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

許應元曰人之智多愚於有所感也

植德秀曰用人如治器之善也習孔教曰用人當其才自然各適於用而不相矣此隨材器使

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乱也嘗被甲而兔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家大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化不治於善用人者若蚘之足眾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也酒醎醎醎也之美始於耒耜醎清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知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狀業補付也在頰則好在頰則醜醜醜也也室者在頰頰頰也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識識人非也馬齒非牛曉以繫故檀根非倚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

唐順之曰不滯其勢雖真知亦无所用

吳默曰言成事者惟出於不意斯為所之

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頰楚人謂中庭為壇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也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霁時落不霁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母曰不幸既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声而至血凝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也使人無渡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也也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為蠶子結蠶水也子為蠶水蠶化為蠶也子結蠶水蠶一說兔蠶名蠶音那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寶燭膏燭澤也蠟光捕澤喻光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

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

水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

久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

溺而授之石。欲急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癸戶。轉言

亡不可癸戶。限而求轉戶。音轉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子晉探鼠穴

死必噬其指。矢其勢。孟賁隱士為探鼠於穴故曰矢其勢山雲蒸柱礎。礎楚潤礎柱

伏苓握丸。系亡所生者一家失燹。標百家皆燒。諛夫陰謀百

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醜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

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

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中得鳥。無鉗之釣。不中得魚。過

吳默曰此言事有先私而見

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

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

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寸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

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也狂馬不觸木。制狗不自投於河。雖

齧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齧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

雖欲養之。非其道。能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杖。第心

所欲毀鐘為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杖舟尾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

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斲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沉能

湯實尹云登引喻愈出愈甚意味

蘇軾評言：有味句：談真讀此物理知過半

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刺

朱之蕃曰說到痛切處令人一讀十起非苟且且取辨目前之所能到

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刺者欲與我交刺言我貨者欲與我市刺也

朱之蕃曰說到痛切處令人一讀十起非苟且且取辨目前之所能到

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憂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縣則

朱之蕃曰說到痛切處令人一讀十起非苟且且取辨目前之所能到

鳥鵲集鷹隼鷲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突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其本者枯交畫不暢

朱之蕃曰說到痛切處令人一讀十起非苟且且取辨目前之所能到

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解連環也不待達至也交止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蠅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豕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譌是

翁正春曰此是的確議論

而行之故謂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橫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虎於陰衆人虎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食焉君

吳默曰絕似戰國策語

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寅立無壑泉源不溥言源也見之明白處

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溥溥也

之如玉石見之暗晦必留其謀王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

唐順之曰得之

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墮而兩人傷負抱也善舉事者若乘舟

唐順之曰得之

善舉事者若乘舟

高子畧曰淮南
鴻烈者淮安王
劉安以文辨致
天下方術之士
會粹諸子之旁
搜異開以成之
故其文雜出而
根究物理

而悲謠一人隕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不能耕而歆黍梁不能織
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
必有麻蒯言有成必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
鵬也翔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
主術篇曰兵筭櫛於志莫和為下言匹夫志
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
蝮蛇螫人傳以和
董則愈和董野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
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
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
有詭詭不非規矩不能定方負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
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善

唐順之曰淮南
一書九四萬百
五之遠凡靈草
木之細壞奇詭
異足以駭人耳
目者无不森列
其間
黃洪憲曰此書
雖云抽寫物理
却是許及奇聞
顧天峻曰淮南
一書妙處儘是
劉安手裁然非
力致天下之華
何由羅敷宇宙
物情如此之盡
王釐曰叙物情
中而文法有洒
然虎
錫爵曰莊子

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
於心形象無形於目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
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
大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得愈去後街
隨侯之珠世以為峽也 逐鹿者不顧兔决千金之貨不爭銖
兩之價言在大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人
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
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
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太山
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
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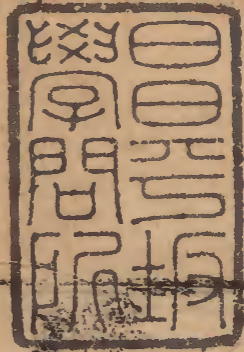
以言勝故其文
浩湯尤涯而奇
中出前准南以
聖勝故其文意
致入深而喻中
生喻譎者不待
其旨却有以雜
病之殊失矣
王儻曰此段因
物鏡物之喻
汪道坤曰楊墨
之哭泣寓意最
微却就物上解
之楊墨之心凡
不曰矣

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
不休。跛豎千里。跬猶尺也。累積不輟。可成立阜。輟上。城成於土木。
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
弗得。疏猶數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徒朝視夕
者。移徙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猶
也。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為其市以南。可以北。道九遠。墨子見練
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
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交。故曰相入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涉者。
雖近弗射者。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
酸。買肉而臭。然沽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

茅贊曰探入人
情一軸亦堪興
取寄之法
茅坤曰悉取物
理如探囊取物
隨取隨足隨寃
隨真

施仁曰快景寫
情字字若金鑽
老當尋繹其意

以詐應詐。以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
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
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備土
龍。龍推對貯水器也。曉苗之女。織紵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苗齊
也。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不密緻志。徵羽之操。不入郤人之耳。
徵羽正音。小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徵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
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
而搔其枝。病也。魯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移
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曠巨者志
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



不徒漢賞其詞

忘忘音忙賊害也。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隨牛。效信於婦人。信之失存國故。不如隨牛。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之誕也。况常不為誕乎。憂父之疾者。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也。庖。牽。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忘', '尾', '信', '不', '如', '隨', '牛', '之', '誕']



